民報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日本明治四十年一月三十日再版發行

第拾壹號

民報第拾壹號目次

●圖畫

△杜蘭斯哇共和國大統領古魯加

△俄國之新聖杜爾斯兌

●人無我論……太炎

●軍人貴賤論……太炎

●襍答新民叢報……精衞

●新民叢報襍說辨……寄生

●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寄生

●時評

△革命軍與吳重憙　△革命黨之敵△　禹之謨被殺

△孔子非滿洲之護符

●談叢

寓難話膭……寄生

●來稿

虛無黨之小史……淵實

敢死論……病已

●附錄

與國民新聞論革命黨書……漢民



杜蘭斯哇共和國大統領古魯加



俄國之新聖杜爾斯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本報告白

啓者各地通信本社概在新宿之發行所現爲廓清事務起見所有事項均以編輯部直接以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即希直函日本東京市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編輯部爲荷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社告

本報現已發行至第十一號其第一號七版第二三號五版第四五號四版第六號三版第七八號再版第九十號四版印刷已成可應閱者之盛望惟本報開辦已及一年內地各埠代派所尚有報費未寄到者請速即惠郵本社編輯部處否則暫時停寄此外各省各埠如有欲爲本報代派者三十分以上皆八折算其定閱全年者須預交報資郵費所有本社銀錢出納皆以日本銀幣計算並希注意

注◎意◎

第十二期臨時增刊

天討

本報自發刊以來已經一年其對我同胞之信用如何我同胞之對於本報之信用又如何此固已噲炎人口而不待本社之喋喋者惟本報以每年限於冊數而本社所欲發揮之旨趣未能磬闡而無遺以饜閱者諸公之殷望故於本年十二期後出臨時增刊「天討」一大厚冊（洋裝美本內插新美圖畫多幅）材料豐富議論透闢絕作也豫購本報全年者概送一部豫購半年及零購者恕不奉送

發賣所　民報代派各所

日本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

民報社啓

本社前開一週年慶祝大會蒙

諸君子大表同情熱心捐助本社同人深爲銘感今特登錄芳名及金額以誌謝忱

楊柳飛	百圓	懺因子	二十圓	自由神	十圓
張革	十圓	醉月主人	十圓	復權	十圓
逐韃	十圓	滄海粟子	十圓	張光漢	十圓
神經病夫常年月捐	一圓	速成革命學生	十圓	光復子	十圓
撲清	十圓	溝壑生	十圓	蜀龍	十圓
純粹漢種	四圓	劍魂	四圓	劍徒	五圓
火雞公	五圓	何如輩	五圓	赤血主人	五圓
仗劍逐魔子	五圓	吳廣	五圓	中國武士道之一	五圓
吳勇	五圓	費城鐘聲	五圓	鑄鍊生	五圓
逸俠	五圓	起鯤	五圓	壽民	五圓

懷玉梓四郎	五圓	敖陽鐵血生	五圓	病心人	五圓
天漢哭死生	五圓	猛醒	五圓	爛柯山樵	五圓
尙隸奴籍之洪俞	六圓	越南光復子	三圓	光漢之一分子	三圓
祓憶子	貳圓	鐘漢裔	貳圓	復仇	貳圓
朱復明	貳圓	征元猓	共五圓	劉覺羣	貳圓
復漢	貳圓	黃優白	貳圓	痛漢	貳圓
劉厥敵	貳圓	熱心子	貳圓	黔南識大義者	貳圓
晏杰三	貳圓	憶雲閣主人	貳圓	速復	貳圓
體蒼	貳圓	鐵血生	貳圓	新中國民	貳圓
願赴一分責任者	三圓	將進行	三圓	天錫純孫	三圓
俠佛	三圓	陳介甫	一圓	撲夷	一圓
事民者	一圓	海潮風	一圓	哭黃天	一圓

鄒一是	一圓	賴絜平	一圓	思漢室主人	一圓
革命軍之一分子	一圓	劒非	五十錢	漢民	一圓
血公	一圓	漢崙	一圓	漢義	一圓
漢一	一圓	餘生	一圓	寓庸	一圓
飄然客	一圓	呑虜氏	一圓	大無畏	一圓
台南陳種新	一圓	死灰	一圓	革命黨中之一人	一圓
醒人	一圓	循生	一圓	瓊生	一圓
郭伯棠	一圓	亞勇	一圓	盧	一圓

（未完）

凡承捐欵者每金一元酬報一册五元者五册十元者十册

諸君中或有不欲以尊名登報者請即函示別號次期當即續登

本社謹啓

本社第一期講義本定于陽歷十一月十五日出版因其中生字多爲日本鉛字所無尙須新鑄而校勘亦頗費時日以至延遲有負諸君之望殊深歉仄特此告白再者前次所納郵費全年係二角四分現以購閱諸公司不免有多所供給之苦特經特別手續較前三分之一故改爲全年代價二元不收郵費凡已納郵費諸公或寄上民報社所發行價格相當之書或原數退還均可但前定自取諸公須將住處示知爲要

國學振起社謹啓

日本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ノ八民報社內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册售銀一圓。半年六册。五角五分。零售每册一角。郵費每册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民報（第拾壹號）

人無我論

太炎

於縱生兩足之假相而界以人之假名。何者謂之人。云何謂之人。以何因緣而有此人。精者則有十二緣生之說。粗者則有自然洮汰之義。皆略能明其故矣。獨至一切衆生。無不執持有我而欲下一定論以判決我之有無。則必非淺識常言所能喻。我有二種。一者常人所指爲我。自嬰兒墮地已有順違哀樂之情。乃至一期命盡。無一刹那而不執有我見。雖善解無我者。亦隨順世俗以爲言說之方便。此爲俱生我執屬於依他起自性者。非熟習止觀以至滅盡。則此見必不能去。固非言詞所能遮撥。二者邪見所指爲我。即與常人有異。尋其界說。略有三事。恆常之謂我。堅住之謂我。不可變壞之謂我。質而言之。則我者即自性之別名。此爲分別我執。屬於偏計所執自性者。乃當以種種比量往覆徵詰而破之。近世惟物論者。亦能知第二我執爲謬。

而或以多種原質互相集合爲言。或以生理單位異於物質爲言。此雖能破人我。乃舉其所謂自性者以歸諸他種根力。又墮法我之謬論。先師無著大士。善破我執。最爲深通。然其文義奧衍。或不適於時俗。余雖寡昧。竊聞勝義。閔末俗之沈淪。悲民德之墮廢。皆以我見纏縛。致斯劣果。曲明師說。褸以己意。爲人無我論一首。

計我論者。以爲有有情我命者生者有養育者數取趣者。如是等諦實常住。此其爲說。由尋思觀察而得之。略有二因。一先不思覺率爾而得有情想。故二先已思覺得有能作所作。故彼如是思。若無我者。方見五事不應遽起五有我想。一見形色已。惟應起形色想。不應起有情想。二見領納苦樂諸心行已。惟應起領受想。不應起勝者劣者各種有情之想。三見言說名號已。惟應起言說名號想。不應起支那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想。四見造作染淨諸業已。惟應起造作事業想。不應起愚者智者善人惡人等想。五見轉識隨境變遷已。惟應起心識想。不應起有我能見有我能取等想。如上五事。皆由先不思覺以瞬息間而起五種有情之想。由此先不思覺率爾乍見而起有情想。故決定證知必有實我。彼又作如是思。若無我者。不應於一切心法色法

不相應法中先起思覺方得有所造作如我以眼當見諸色。正見諸色。已見諸色。或復起心我不當見。如是等用皆由我相爲其前導又於善業不善業無記業等。或當造作或當止息亦由思覺爲先方得作用非彼五知五作等根能使如是又非依於五知等根之識能使如是亦非意識界中心所有法若觸若作意若受若想等位能使如是要必有思始能造作種種事業思者云何即所謂我是故必有實我其理極成今當轉詰之曰。如公所說。爲即於所見事起有情想耶。爲異於所見事起有情想耶若即於所見事起有情想者公不應言即於形色等事計有有情計有我者是顚倒想若異於所見事起有情想者我有形量不應道理復有勝者劣者或有支那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或有愚者智者善人惡人或有能見境界能取境界等事不應道理所以者何我非形色亦非領受亦非名號亦非作業亦非心識不應與彼五蘊和合而稱爲我若不和合所謂我者畢竟何在又如公等所說我想。爲惟由此法自體起此想耶。爲亦由餘體起此想耶。若惟由此法自體起此想者。即於所見而起我想。不應說此爲顚倒想。若亦由餘體起此想者是則甲等境界反是乙等境界想之正

因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於無情中作有情想。於有情中作無情想。於甲有情中作乙有情想。此想爲起爲不起耶。若起者是則無情即是有情有情即是無情此甲有情即是彼乙有情不應道理若不起者世間現有見石而認爲虎見繩而認爲蛇者亦有見彼决明蜃蛤等物而認爲石子者亦有見孔子而認爲陽貨者公言此想不起即是遮撥現量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此有情想爲取現量義。爲取比量義耶。若取現量義者惟形色領受名號作業心識五事是現量得而我非現量得不應道理若取比量義者如彼嬰兒未能思度何緣率爾而起我想又今復有欲徵詰者。世間造作事業。爲以思爲本因。爲以我爲本因。若以思爲本因者但是思作而非我作若以我爲本因者我既常住不應更待思覺方能造作若謂思在故我在思即是我者是則無思之時即無有我不應道理又如公意。造作事業之本因。爲常爲無常耶。若無常者此造作事業之本因體是變異而言我無變異不應道理若是常者即無變異既無變異即不得有所造作而言有所造作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有動作之我有所作耶。爲無動作之我有所作耶。若有動作之我能有所作者我既是常動即常動作

亦常作不應有時不作有時而作若無動作之我有所作者無動作性而有所作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有因故我有所作爲無因耶。若有因者此我應由餘因策發方有所作是則於我之上復立一我不應道理若無因者應一切時作一切事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此我爲依自故能有所作。爲依他故能有所作。若依自者此我既常而自作生滅病苦雜染等事不應道理。若依他者我有所依則已失其我性既非絕對而能常住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即於形色領受名號作業心識五蘊施設有我。爲於五蘊之中施設有我。爲於五蘊之外復指餘處施設有我。爲不屬於此五蘊施設有我耶。若即於五蘊施設我者。是我與五蘊無有差別。而計有我諦實常住。不應道理。若於五蘊中者此我爲常爲無常耶。若是常者。常住之我爲諸苦樂之所損益。不應道理。若無損益而起染淨諸業。不應道理。若不起染淨諸業者。應此五蘊畢竟不起。又應不由功用。我常解脫。若無常者。離此五蘊之外。何處得有生住異滅相續流轉諸法。又於此滅壞後。於他處不作而得。有大過失。亦不應理。若於五蘊之外復指餘處者。公所計我。應是無爲。不應道理。若不屬於此五蘊者。我一切時應無染污。又

我與身不應相屬。此不應理。又如公意。所計之我。為即見者相。為離見者相。若即見者相者為即於見假立此見者相為離於見別立此見者相若即於見假立此見者相是則見者與見應無分別而立我為見者不應道理若離於見別立此見者相即彼見法為是我所造成之業為是我所執持之器若是我所造成之業者假令我如種子而見如幹莖華葉種子既是無常我亦應是無常假令我如陶師而見如磚瓦瓶甌陶師之名本是假立我亦應是假立而言此我是常是實不應道理假令我如木人中有機關而見如歌舞等事機關木人亦是無常假立此亦如前不應道理假令我如大地而見如動植等物大地亦有成虧滅壞不應見為常住又所計我無如大地顯了作業故不應理何以故現見大地所作業用顯了可得謂持萬物令有依止我無是業顯了可得故假令我如虛空而見如一切色相彼虛空者本非實有惟於色相不在之處而假立為虛空是則見是實有我是假立而計我為諦實不應道理又彼虛空雖是假有然有業用分明可得謂因有虛空故一切萬物得起往來屈伸等業而我望於見不能有此業用是故以見為我所造成之業不應道理若是我

所執持之器者假令此見如彼鉤刀有刈禾用而離於鉤刀之外餘物非無能斷菜用今離此見更無餘物有瞭視用不應道理假令此見如彼熾火有燒物用現見世間諸火雖無用火之人而火自能燒物以火例見雖無用見之我而見亦能了物復計有我不應道理若離於見別立此見者相則所計我相乖一切量不應道理又公所計之我。爲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爲不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耶。若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者如彼湖水有時點汚有時淸潔即彼湖水雖無有我而說有染淨相應如於外物內身亦爾雖無有我染淨義成是故計我不應道理若不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者離染淨相我有染淨不應道理又公所計之我爲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爲不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耶若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者世間現有五種流轉相可得一曰有因二曰可生三曰可滅四曰展轉相續生起五曰有變異如彼流水燈焰車輪等物有此流轉作用而彼諸物雖無有我亦能流轉及能止息何必於此假設丈夫之身而橫計有我爲若不與彼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者則所計我無流轉相而有流轉止息不應道理又公所計之我爲由境界所生

苦樂及彼思業煩惱諸行之所變異說爲受者作者及解脫者。爲不由彼變異說爲受者等耶。若由彼變異者。是即諸行是受者作者及解脫者。何須設我。設是我者。我應無常。不應道理。若不由彼變異者。我無變異。而是受者作者及解脫者。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惟於我說爲作者。爲亦於餘法說爲作者。若惟於我。何故根識不具。即不能作。若亦於餘法。是即說根識爲作者。徒分別我。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惟因我而建立我。爲亦因餘法而建立我。若惟因我。世間不應於假說丈夫之身而立農牧工商等號。若亦因餘法者。是則惟於種種行相假說有我。何須更執別有我。爲何以故。諸世間人惟於假說丈夫之身起有情想。立有情名。及說自他有差別。故又如公意。計我之見爲善爲不善耶。若是善者。何故極愚癡人深起我見。不由方便率爾而起。能令衆生怖畏解脫。又能增長諸惡過失。不應道理。若不善者。不應說正及非顛倒。若是邪倒所計之我體是實有。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無我之見爲善爲不善耶。若言是善。於彼常住實有我上。見無有我。而是善性非顛倒計。不應道理。若言不善而此無我之見要由精勤方便方能生起。宣說無我能令衆生不怖解脫。如實對治一

切過惡。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即我性自計有我。爲由我見耶。若即我性自計有我者應一切時無無我想若由我見者雖無實我由我見力故於諸行中妄謂有我是故定計實有我者不應道理。如是不覺爲先而起我想故思覺爲先方有造作故。於五蘊中假施設故由於彼相安立爲有故建立雜染及清淨故建立流轉及止息故。假立受者作者解脫者故施設有作者故施設言說故施設見故計有實我皆不應理。

如上所說。徧計所執之我。業已瓦解。雖然人莫不有我見。此不待邪執而後得之。則所謂依他起之我者雖是幻有要必依於眞相譬如長虹雖非實物亦必依於日光水氣而後現形此日光水氣是眞此虹是幻所謂我者亦復如是昔人惟以五蘊爲眞。仍墮法執。又況五蘊各分別自成聚豈無一物以統轄之者故自阿賴耶識建立以後乃知我相所依即此根本藏識此識含藏萬有一切見相皆屬此識枝條而未嘗自指爲我於是與此阿賴耶識展轉爲緣者名爲意根亦名爲末耶識念念執此阿賴耶識以爲自我此不必有多證據即以人之自殺者觀之亦可知已夫自殺者

或以感受痛苦迫不欲生而其所以趣死者亦謂欲解我之痛苦耳假使其人執着形體以爲我則其所以救我者乃適爲自亡其我之道此人情所必無也然則自殺者之居心必不以形體爲我而別有所謂我者斷可知矣阿賴耶識之名雖非人所盡知而執此阿賴耶識之相即以爲我者則爲人所盡有自殺者所執之我亦即此阿賴耶識耳上之至於學者希臘有斯多牙派哲學印度有投灰墜巖各種外道皆以自殺爲極其意亦謂我爲世界所縛以致一切舉動皆不自由故惟自殺以求解脫然後成爲完全自由之我若執此形體爲我者則欲使我脫世界之縛而其我亦已無存彼輩處心亦必不爾明其所謂我者亦此幻形爲我之阿賴耶識而已此方古志本有克己復禮爲仁之說儒者優柔故孔子專以循禮解之推其本意實未止此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是則克己云者謂能殺己云爾倉頡作字我字从𠂢𠂢即古文殺字推此而克己之訓豁然著明夫使執此形體以爲我禮云仁云皆依我起我既消滅而何禮與仁之云云故知其所謂我者亦即阿賴耶識彼雖不了此識而未嘗不知識所幻變之我其意固云仁者我之實性形體雖亡而我不

亡故仁得依之而起此數子者或以求解憂愁而死或以求脫塵網而死或以求證實性而死自無我之說觀之則前一爲癡後二爲慢然我之不在根身與我之不在名色則借此可以證知如是阿賴耶識幻作我相之義乃人人可曉矣難者曰現見世間自殺之事恆少而營生卒歲者多毀傷一體殘破寸肌則無不宛轉顧惜者而謂世人不執形體爲我無乃以少數蔽多數耶答曰知我與我所之說則斯疑易破矣自八識六根以至一毛一孔屬於內界者假說爲我自眷屬衣食金錢田園以至一切可以攝取受用之物屬於外界者說爲我所而我與我所又非一成不變也若由外界以望內界則外界爲我所而內界惟稱爲我若由內界以望最內之界則根識形體亦爲我所而惟阿賴耶識可稱爲我除少數自殺之人其餘營生卒歲者凡攝取受用之物偶有損傷猶悲悼不能自已而況內界之根識形體乎彼以攝取受用之我所膠着於我而不能捨損及我所即無異損及於我如人以木緊裹其身鐵椎擊木身亦隨痛此所以宛轉顧惜也人亦有言「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肢紋緩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即知有我」是故安閒鮮憂之日我與我所殽雜難分必至自

殺而後現此阿賴耶識幻技所成單純之我此無所致疑者也難者曰。人之愛我所也恆不如其愛我而悲憤自殺者多由我所被損而爲之非由我自被損而爲之又世人之於我所亦有不愛直接於我之妙欲而惟愛間接於我之金錢者此又何也答曰。此正見其愛我非愛我所也若我所與我絕不相附則不成我所之名如北極之海冰於我何與言我所者則旣有攝取受用矣所攝取受用者爲我所能攝取受用者爲我能所互紐結不可解久之而喪其所者亦卽自病其能故世之悲憤自殺者非以喪所而爲之正以病能而爲之也若夫同此我所而其中復有疏遠鄰近之分如五妙欲可直接者則爲鄰近我所如彼金錢但間接者則爲疏遠我所人何以有愛着疏遠而捨棄鄰近者則亦以愛我之故觀世之慳夫牽以艱難無逸而致富厚則不肯恣用金錢以易妙欲若夫膏粱之子生而多金乘堅策肥自快其意則亦不欲遏絕妙欲以聚金錢所以者何前之得富以勞力而後之得富則不以勞力故但就我所言之則金錢爲疏遠妙欲爲鄰近而以勞力較之妙欲則勞力尤爲鄰近妙欲自外至爲境界受勞力自內發爲自性受人必不以鄰近易疏遠亦必不以自

性易境界故慳夫之棄彼而愛此者非不辨我所之親疏正其愛我之至耳昔魏徵淪梁武帝云「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由今論之則亦易解梁武之於軒冕殿堂也以勞力而得之而其於飲食男女也則不以勞力而得之棄彼則如敝屣守此則如金城由自愛我之勞力而不暇辨我所之鄰近疏遠也奚足怪乎非獨如是雖父母之愛其子也亦其愛我之深非專以子爲我所而愛之也夫人類既同情而肖貌何以自愛其兒甚於鄰之赤子若云少小相依其情最昵者此亦一增上緣乃何以兄弟之相愛也必不如父母之於其子而父之於子也又不如母之矜憐獨甚者凡諸兄弟不必以勞力而得之父之於子以勞力而得之母之於子則復以種種痛苦之勞力而得之以其愛我之深而我能之被於我所者亦以是甚愛之也母之得子也以勞力而子之得母也非勞力故世間之慈母恆多而孝子恆少者亦以是故然則能證無我而世間始有平等之大慈矣

若如上說我爲幻有而阿賴耶識爲眞即此阿賴耶識亦名爲如來藏特以淸淨襍

第拾壹號

染之分。異其名相。據實言之。正猶金與指環。兩無差別。而又不可與世俗言靈魂者幷爲一談靈魂爲東西所共許原其本義特蠢爾呼吸之名婆羅門之阿德門亦即。指此其與阿賴耶識之異相亦近人所能言至阿賴耶識爲情界器界之本非局限於一人後由末那執著乃成我相而靈魂乃個人所獨有此其分齊絕殊不得無辨若阿賴耶識局在體中則雖以百千妙語成立無我不過言詞之異同而實已暗認有我矣若夫釋尊既立無我而又成立輪迴近世黎斯迭葦氏以爲二者互觸。故不得不說羯磨緣生以爲調和之術。姊崎正治亦宗其說。此實淺於解義者無我之與輪迴非特不互相抵觸而適足以相成所以者何恆常之謂我堅住之謂我不可變壞之謂我若其有我則必不流轉以就輪迴故涅槃之說惟佛有常樂我淨正惟無我乃輪迴于六趣耳若不解我之名義非特無我與輪迴相觸即無我與羯磨亦不得不云自相違戾所以者何一切行業由我而起我既實無彼羯磨亦何所依止縱說十二緣生而與所緣相對者不可無此能緣如猨狙緣樹蝸牛緣壁樹與壁者爲其所緣然不得無猨狙蝸牛爲其能緣之體若無我者則緣生亦不可成雖說因果

而果待於因因復待因展轉相推亦有無窮之過惟知內典所遮之我與尋常言我有殊然後知無我者即輪迴之正因初不待建立餘法以補苴其缺也若依他起之我則爲常人所共喻者我非妙有故不同於圓成我非斷無故不同於徧計徧計所執之我本是絕無與空華石女兒同例依他起之我則非無量方便不能摧其種子無性論師攝論釋曰。「於此正法中信解無我者雖恆厭逆分別我見然有俱生我見隨縛此於何處謂彼但於阿賴耶識率爾聞聲便執內我驚畏生故」由此證知俱生我見亦有次第增長一者我相二者我名三者後起氏族名字代表我者而氏族名字既起於我相我名上復生一增益執如有人名徐長卿若於夢中聞呼「徐長卿」聲即易驚覺非聞呼「王不留行」聲而易驚覺若於覺時問說「徐長卿」聲即易審諦非聞說「王不留行」聲而易審諦然試取此「徐長卿」字一一剖析於字體中於音聲中於義理中何處有我何處得與我相相應又試取彼「王不留行」字剖析如前何處有他人之我何處得與他人之我相相應然而驚覺審諦彼此有殊雖仲尼墨翟輩倡說無我於此猶與常人不異則知依他起之我其難破爲最甚矣必依

他起之我相斷滅無餘而圓成實自性赫然顯現當爾所時始可說有無我之我先師嘗著此說於顯揚論成空品云。「空性無有二相。一非有相二我無故（人我法我）二非無相二無我有故何以故此二我無即是二無我有此二無我有即是二我無故」

按自來執着有無者。不出四句。一有句。二無句。三非有非無句。四亦有亦無句。惟此能遠離四過。其句云何。曰無而有。

余前作建立宗教論。內地同志。或謂佛書梵語。暗昧難解。不甚適於衆生。余復自檢梵語譯音之字。大略無幾。若阿賴耶之爲藏。末那之爲染汙。奢摩他之爲止。此略讀書者所共曉。故下筆亦多隨意。其餘固漢語耳。古德譯義。或有參差。悉以奘公爲正。法相宗名詞深細。固非人人盡曉。有時亦或加註。其可以通俗語相代者。隨分增移。頗自矜愼。竊以報章之作。普示國民。震旦雖衰。碩學膚敏之士。猶不遽絕。一二名詞。豈遂爲其障礙。若欲取諧時俗。則非獨內典爲然。即他書亦多難解者。苟取便宜。失其本義。所不爲也。（如日本村上專精欲改因明之喻體喻依爲理喻事喻。較諸原文。殊易了解。不知喻體本非是喻。今以理喻爲名。翻其反矣）至所以提倡佛學者。則自有說。民德衰頹。於今爲甚。姬孔遺言。無復挽回之力。即理學亦不足以持世。且學說日新。智慧增長。而主張競爭者。流入「害爲正法

論」。主張功利者。流入「順世外道論」。惡慧既深。道德日敗。矯弊者乃憬然於宗教之不可泯絕。而崇拜天神。既近卑鄙。歸依淨土。亦非丈夫犯志之事。（十住毘婆沙論既言之）至欲步趨東土。使比丘納婦食肉。戒行既亡。尙何足爲軌範乎。自非法相之理。華嚴之行。必不能制惡見而清汙俗。若夫春秋遺訓。顏戴緒言。於社會制裁則有力。以言道德。則纔足以相輔。使無大乘以爲維綱。則春秋亦摩拏法典。顏戴亦順世外道也。拳拳之心。獨在此耳。至如譚氏仁學之說。拉雜失倫。有同夢囈。則非所敢聞矣。



第拾壹號

拖死屍來

1578

軍人貴賤論

太炎

中國千一百年之習俗視兵與倡優同賤而今世特甚重兵此皆不察其情實者也兵者爲國爪牙以扞衛其人民土地使他族毋得陵逼而宰制之此兵之所以貴若夫入受命于政府出而翦除寇盜鎮服潢池者無過魁膾伍伯之等夷又況效忠虜庭爲梟爲貙以拒倡義之師乎比於倡優猶爲逾格亦何尊貴之有滿洲政府之陸軍大抵以破滅義師爲職者也論者徒以向之軍士出於雞鳴鼠竊而今有以士人入行伍者比之曩日步伐齊均則賢紀律嫺習則賢通知文字則賢護惜威儀則賢故相與震矜之若究其實彼果爲國爪牙以禦他族者耶徵兵之與募兵練卒之與烏合良家之與狗屠其貴賤均也禦他族者雖後亦有可貴之道拒義師者雖前亦在當賤之列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猥以步伐紀律文字威儀之長而加之以高名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此而可貴則倡優亦有可貴者矣夫倡者以他人爲夫而不自刃其夫優者以其身受戮辱而不使同類偕受戮辱今之軍士於此寧無愧

第拾壹號

耶且徵兵之制千一百年以前固然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皆州郡良家也然其所以張皇備討者惟備禦羌胡是急漢時尚武之氣未衰關西健兒皆以從軍爲樂至唐世始有牽衣頓足悲泣以送戍邊之士者然觀其所以怨嗟知其心以戎狄豺狼爲可甚而非施於內地鎭撫之師也唯然故漢唐之名將率不以嚴厲爲能唯拊循士卒絕甘分少者稱焉此兵之以禦侮爲貴而上亦能貴其兵中唐以降始有彍騎猶是備邊之師耳其後方鎭角立僭制自王實始招募市人以相抵禦名爲牙兵而兵之賤亦自此始訖宋如故岳家軍之得名從其主帥兵既無賴不得不示以威稜則妄取一雞者罪在必戮其他驕帥無問軍法重輕惟以己意斷斬將之於兵所謂狠牧羊者明世雖有軍籍徒任輓輸之事能戰者少九邊勁旅大抵出於招募而持溺器侍寢食者雜廁其閒此千一百年以來募兵之所以賤貴賤雖殊然其意在防外不在備內則未有與前世相戾者也古之軍制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致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訖於明世武選之法首功四

等。迤北爲大遼東次之。西番苗蠻又次之。內地反寇又次之。若是則徵兵募兵雖異要其設軍之意祇以禦敵非以防民章章明矣夫其宗旨旣同故兵亦本無可賤之道就此無可賤中而本其或出良人或出闒茸以第論其高下斯貴賤之情有異亦其至微者爾若夫滿洲政府之用漢兵則勿論爲徵爲募也其用意固與前代絕異遼東則本部也迤北則同類也西番則絕遠也苗蠻則小醜也敵愾之情固不加於數者至於歐美諸國亦明知其力不若毋敢啓釁以失事大之道所汲汲欲得而甘心者我中國之義師而彼之所謂內地反寇耳使彼族自處其地協以謀我則在彼誠有可貴者以漢族而爲之用其可貴者安在夫名者實之賓名其爲兵而云可貴無可貴之實以麗之則可貴者亦去猶之仕宦爲官吏者其名亦豈不尊嚴耶然以今之官吏言之則清廉者百無一二三而贓吏徧於市朝稽以當官之律孰非在大辟之條者如是則官亦失其所以貴而指斥者以爲胠篋摸金之不若其言非過也惟兵亦然近世惟中流以上知官之爲賤而兵之被賤視者率在閭里細民之目非民智不開而囿于習俗也兵無禦虜之用顧反被用于虜以防制吾民則宜其被賤也夫

閭巷細民尚知黃炎遺胄之可貴而賤夫翼戴他族以反噬同種者士大夫乃欲倒行而輓回之使人人以叛降異族爲神聖重寶之名則是士大夫之智曾閭巷細民之不若也且兵之所以被賤者豈獨社會恆言而已雖滿洲政府亦自賤之觀其陳奏於大酋之前也文臣自署曰臣武臣自署曰奴才其將旣奴而爲之部曲者非奴之陪奴歟其京朝官有受命于虜廷而充欽差者所至之地文臣則以手版入謁武臣自副將而下皆長跪道左唱名以迎前導然則所部之兵又不足比其狗馬也今滿洲政府改易兵制於禮節或稍寬假而奴才之稱自若夫社會旣以反面事仇而賤視之雖滿洲政府亦以其叛降于己而賤視之進退無可貴之地獨士大夫之不肯者乃欲率其私意以相矜尚則是士大夫之智又胡貉禽獸之不若也若以區區徵募之間相較則吾不曰徵募爲同等而曰徵兵尤賤於募兵今之徵兵唯略有士流耳其實猶以招募得之非有比戶簡稽之法也彼醉心於兵最可貴之名亦不暇計其可貴者在爲己國而非爲他人之國摘埴索塗如瞽之相導以委身於戲下此猶其所志然也若徵兵也則吾漢民固無效命于虜廷之責一旦從其脅迫受其

縶維牽帥壯士投命軍府此無異於被略賣者當此時而猶以兵爲貴則不如澤雉之入樊籠猶有抵觸罿罻之頃也由是言之募兵者自鬻而爲奴猶非洲之礦工徵兵者被他人脅迫而爲奴猶南洋之豬仔以此爲衡則徵之更賤於募斷可知矣或曰若是則人類之至賤者莫如滿洲所置之陸軍耶曰人之貴賤亦在其心耳無以面目形式爲也今有痛心于宗國之淪亡而身在草茅無尺寸假手之柄欲得其當而報漢者顧豈無其人哉夫不憚以身爲厮養藏獲展布四體以趨胡羯笞箠之下卒其所謀乃歸於反正者此其心至哀隱其行亦天下之至高也昔靡固夏之遺臣也降仕夷羿卒輔少康以復舊物顏杲卿又唐之太守也迎謁祿山有紫袍之賜終能定謀圖賊使趙魏諸郡堅守自固陸軍人而知此成則可以上比二公其不成也猶不失爲李陵此漢人所當寫金爲像而膜拜之者也若其弗能胡漢治戎遇於中原彈丸未發望風瓦解寧失數金之廩食積歲之勳資而不忍冒天下之不韙者抑其次也雖然借權之事固非容易得之堅忍者以此爲恢復漢宗之徑竇而狡者或假借其名以謀衣食至不已而裴回觀望不以一矢相加遺者雖至無俚猶其次也

1583

第拾壹號

賸得鼓吹鳴聒耳

蛙聲又是弄

雜駁新民叢報（續）

精衛

（七）彼報云。今之言革命者。其蔽安在。無他。始終爲君主主體說之謬論所窘。認總攬統治主權者。爲即國家。所謂革命者。革此君位耳。所謂光復者。光復此君位耳。吾之意。則以爲君位者。國家之一機關。其輕重亦不過與他機關等。誰人享此君位。乃不必爭之問題。所爭者此機關之權限而已。△△駁曰。此論欲以之難人。則可謂誣。欲以之自完。則可謂妄。今臚舉其誣與妄者如下。第一彼謂本報「始終爲君主主體說所窘」其爲此言。不知彼於本報各號之論文。曾一瀏覽否耶。如其未瀏覽。則胡爲有答辨之辭。如其已瀏覽。則爲此厚誣之語。又胡爲者。夫本報主張國家主體說。而深辨君主主體之謬。此各號所已屢言者矣。而第四號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第三頁至第十頁。第六號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第四頁至第十二頁。第七號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第一頁至第八頁及第二十頁至三十頁。尤爲專辨論此問題者。雖無深義。然紹介學說。辨析事理。使國家主體說曉然爲人所

不疑於是論者同時主張三說之奇論亦噤口而不能出（論者自詡不憚以我與我挑戰。故肯同時主張三說。一則曰。以國家爲主體。二則曰。君主即國家。爲主體。而人民爲客體。三則曰。人民即國家。爲客體而君主爲主體。本報則始終一貫主張國家主體說者。且對於論者同時自相挑戰宣告守局外中立。靜觀自相挑戰者。何時自分勝負。此第四號第七號所屢已申明者矣。何論者一二健忘。既不自相挑戰。反舉其挑戰之點。以誣他人耶。）乃不復爲答辨之辭而嚮壁虛造聊以反脣其用心果如何者夫使論者未覽本報而爲此言則猶不失爲躁妄獨怪既命爲答辨而虛誣至是則尤足訝耳辨論之目的期於顯眞理而已眞理既顯無所反駁而又不樂爲同情窮無復之乃不得不操自欺欺人之故技雖欲不謂爲無賴不可得也第二彼報謂「君位者國家之一機關其輕重不過與他機械等」夫自國家主體說以言則君主者國家之機關無論專制國之君主與立憲國之君主其法律上之地位均如是也謂君主爲不足重輕則歷史上君主無道殄滅國家之惡迹將一筆抹殺之耶論者嘗云「謂君主爲主體者但就專制言專制」（第三號五十頁）然則論者之意以爲專制國之君主則爲國權之主體而立憲之後則將變而爲國家之機關也此其爲論不得不謂之大誤蓋論者不認國家主體說則已耳苟既認之則雖在專制國仍不得不謂國家爲主體國家既爲主體矣則此外必無復有他主

體明甚也故雖在專制國君主仍不過國家之機關不能謂君主第國家之機關遂指爲無足重輕也夫專制之君主能以一人之喜怒而致天下之喪亂此歷史上之事實人所同喻者也而論者乃欲藉法律上關於君主之地位之觀念以抹殺歷史上之事實毋乃作僞心勞日拙耶噫嘻論者保皇之手段眞可謂工於變化矣曩者視君主爲甚重不憚躬效後漢中常侍孫程曹節等之所爲欲助子刼母此時心目中祇知有淸帝而已故保皇會之宗旨與其目的皆繫於此一人今者怵革命風潮日盛縈念故君恐罹大白之戮則又爲之排解曰君位無足重輕吾輩所爭不必在此冀聞其言者或有所動也嗟夫論者對於故君其忠誠良足念今方辨論之際吾亦不欲過傷其意第姑爲一言以詔之曰吾儕所爲革命者欲以光復故國也滿洲人滅吾國其竊據君位不過滅國之結果吾儕惟光復宗國是務宗國既光復則吾儕之目的已達至於滿洲皇帝之位非吾儕所欲爭之目的物使其遁歸故巢仍可以尊號自娛苟無所損於我國聽之可也此如奴兒哈赤自號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使其不來擾邊。則何損於中國耶。吾儕所志在是而論者乃指爲徒爭此君位是由認識之誤謬故生無端之傷感誠無謂耳第

第拾壹號

三彼報謂「所當爭者唯此機關之權限」此語徒沾沾於政治之現象而於亡國之事實漠然不顧者也夫若純自政治現象以言則專制國之君主所以異於立憲國之君主者權限問題而已專制國之君主爲唯一最高機關其權無限立憲國之君主雖不失爲最高機關然此機關外尙有不可侵之機關在旣有機關與機關之關係則其權限定矣故若純自政治現象以言則其說足以自完也（然論者終不能籍此論據。(一)旣欲於君主外。別立一機關。以相維繫。則非有國民事實上之權力。不能致之。而論者乃謂民權爲憲法之結果憲法未未制定前人。民祗能爲勸告要求之事。此則力不足以致之也。(二)論者主張變相之開明專制。謂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之說。爲不能實現。故其目的亦不在是。然則論者之政治革命論。眞可謂無地自容者矣。）然若自亡國之事實以言則亡國之民對於異族政府無論其爲立憲爲專制亡國均也縱令滿洲政府下令組織國會而自亡國之民視之亦與滿洲政府同氣類者耳此如今日之軍機內閣各部爲大臣者有滿人有漢人然其爲滿洲之官吏則均也固不以其爲漢人而恕之也夫滿洲即使立憲猶無裨於漢族況今者不過假立憲之名以行中央集權之實其政府猶是專制無忌憚益以陰很者乎以如是之政府而與之爭權限自作用以言則爲無效自大義而言則爲反顏事仇非我國民所宜出也第四彼報謂「今之在君位

者。就使果非我族類而必須排而去之與否固非最亟之問題。例如最近那威迎王於他國是也」噫以那威迎王之事實等諸滿洲侵入之事實非論者安得有此言也那威之迎王出於那威人民之公意也滿洲之入據政府出於中國人民之公意乎滿洲與我初非同國乘中國有亂長驅深入我以死拒彼以力刼殺人億萬流血成河乃得制我國人之死命而保有君位長駕遠馭以臨中國是安得以那威近事相比乎那威之事實爲迎王而滿洲之事實爲滅國迎王者委託之性質而滅國者征服之性質委託者與受委託者之間平等的關係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不平等的關係委託者爲主人而受委託者爲客卿征服者爲主人而被征服者爲奴虜那威人之對於迎王實居主人之地位而中國人之對於滿洲實居奴虜之地位其性質絕相反其地位亦絕相反也且那威之迎王迎一國外之人入居君位耳滿洲之入中國乃以一民族制一民族以一國家制一國家其事實之相去不啻天壤也而論者乃强以那威迎王之事實等諸滿洲侵入之事實非於亡國之歷史未嘗少動於心者眞不能爲是言也

(八)彼報云。滿洲人在宗法社會之時代。固決不可認爲我臣民。若以近世國家學者之觀念。則國民者。爲共同生活多數人類之集合。而於其人數及其血統。旣已脫單純的家族及血族團體之狀態者也。美濃部博士之說 故滿洲雖與中國人異種。而不得不謂之中國臣民。

駁曰。此又不解東文之過也。按美濃部博士原文實云「人類ノ集合ガ國家ヲ爲スガ爲メニハ其結合ガ少クトモ旣ニ單純ナル家族又ハ血族團體ノ狀態ヲ脫セルモノナルヲ要ス」其最當注意者。爲「要ス」二語。謂凡爲國民要旣脫單純的家族或血族團體之狀態。然則未脫單純的家族或血族團體之狀態者。不能成國民明矣。而論者乃譯爲國民者旣已脫單純的家族及血族團體之狀態。删去要字意義。適殊在美濃部氏謂要具此條件乃能爲國民。在論者謂苟爲國民。即具此條件。枘鑿不相入。眞可大噱。且美濃部氏原文之意。謂國家由多數人類集合而成。搆成國家之人類。要已脫單純的家族或血族團體之狀態。此在中國自黃帝建國以來。中國人固已脫離此狀態矣。又如滿洲自奴兒哈赤建國以來。滿洲國人亦已脫離此狀態矣。若明時滿洲人之於中國民族不同。各保其國不

過其酋長稱臣於我與美濃部氏所說風馬牛不相及明亡以後滿洲人爲征服者壓制漢人使居被征服之地位職爲世讎與美濃部氏所說尤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論者謬爲牽附不顧文義何誕妄至此

(九)彼報云滿族之獨占權利。不過專制君主之附屬物。猶漢時之豐沛明時之泗濠耳。

駁曰。豐沛濠泗中國之土地也豐沛濠泗之人民中國之人民也何得與滿洲相比附且滿洲入關以後下令漢人薙髮易服盡廢漢俗豐沛濠泗有若是乎滿洲入關以後令其族人駐防各省豐沛濠泗有若是乎滿洲入關以後令其族人盡握兵權豐沛濠泗有若是乎滿洲入關以後令其族人握政權之樞要豐沛濠泗有若是乎（此外尚多不復枚舉）。是則豐沛濠泗之人民不過承專制君主之餘澤稍浴恩惠爲政治上之小汚點而滿洲則滅我宗國屠我同類攫我政權豈能同日而語也

(十)彼報謂已非欲爲滿洲辯護。第認君位爲甚輕。不必爭此機關之誰屬。而當爭機關之權限。排滿主義之結果。不能不舉權限問題置諸度外。故足以禍國家。

駁曰。論者自謂認君位爲甚輕實則認亡國爲甚輕耳欲祛甚弊當先設一問題曰滿

洲人何以得據中國之君位乎而其解答則惟一語曰中國爲彼所滅故中國之君位亦爲所據也據此解答則可知滿洲人之據君位乃滅國之結果明矣排滿主義所以驅除滿洲人恢復故國也然則排滿洲人使離此君位固恢復之手段抑亦恢復之結果耳論者徒知認君位爲甚輕而不知稽夫滿洲人所以得據君位之由非認亡國爲甚輕又何以自解也嗟夫論者寧非中國之一人耶國亡之後謀所以恢復之此國民之責任也吾黨之意欲驅除醜虜恢復邦家謂爲國人之所樂聞不悟反以爲禍國且論者所爲以禍國相責者謂排滿主義之結果不能不舉權限問題置諸度外耳曾亦思國亡之後謀恢復之爲急乎抑斤斤然對於滅國之寇讐與之爭機關權限之爲急乎譬諸有人爲盜所獲令執奴隸之役其人不思殺盜自脫反哀其稍寬鞭笞不爲已甚自非有奴性者安能出諸口也且吾儕非坐視滿洲政府之專橫而漠然置之者也本報第一號漢民論張之洞賣鑛篇中嘗謂吾人當未光復以前對於滿洲政府輕贈朋友之手段宜求有以禁遏之而第八號鄙著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篇中謂吾人宜藉口立憲以謀地方自治蓋未舉行之事實即未發

生之權利孰先舉行此事實者即孰先取得此權利者誠能先占地方自治權則漢猶有所依據吾儕之所主張者若是固非謂主權未復以前一切政治之現象人皆漠然置之也第吾人之意以爲種種之權利皆可以種種之方法取得之獨至於已喪之主權則竭思力索舍革命軍外決無收復之方法夫是以集精力以赴之雖死而不悔也是故以吾人之能力其果能副此宗旨與否雖未敢言而以宗旨而論則對於祖國可謂無負若置亡國之事實於度外而惟沾沾於機關之權限非惟無效且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庸可謂之知務乎。

(十二)彼報云。今之政府爲中國政府。非滿洲政府。蓋今之政府若爲滿洲政府則今之國家。不可不謂之滿洲國家。然世界中自古及今未嘗有滿洲國。自萬歷四十四年至崇禎十七年間。雖有滿洲政府。然自玆以往。則滿洲政府消滅。而繼受明政府。是爲中國之政府。　駁曰。欲問今之政府是否滿洲政府。須先問中國是否爲滿洲所滅。夫中國被滅於滿洲。歷史所明示矣。則中國之政府。已隨中國而俱亡。繼起之政府。非復中國之政府。而滿洲之政府。亦明甚也。滿洲未入關以前。滿洲政府之權

力祗及於滿洲之領域入關以後滿洲政府之權力乃普及於中國滿洲自奴兒哈赤稱帝以來久已建國號曰清其後據有中國即以此爲有天下之號（漢唐宋明。皆朝號。惟清則於中國之外。自成一國。其後以清國滅中國取而代之。故清爲國號。非朝號也。）然則自萬歷四十四年以來已有清國及其滅中國之後乃清國權力行使範圍（近世學者。謂領土者。國家權力行使之範圍也。）之擴張而已而論者乃謂「世界中自古及今未嘗有滿洲國」何其言之傎也至於謂「崇禎十七年後滿洲政府消滅而繼受明政府」此言尤絕謬夫崇禎十七年後滿洲國爲征服者中國爲被征服者國家有因被征服之故而消滅者矣未聞有因征服之故而消滅者也如論者言滿洲以征服中國之故反致自消滅其政府天下寧有此怪事耶且滿洲之據有中國以征服而得之謂之奪取可耳必美其名曰繼受又何說也試問歷史上滿洲之入中國由中國人之迎立乎抑由滿洲人之强奪乎論者雖僞爲目眯其如亡國之歷史尚在何夫滿洲已覆中國政府而代之矣而爲中國人者猶奉滿洲之政府爲中國之政府是非認賊作父而何也論者之言曰「使中國之國家而見亡於滿洲則不仇滿洲者可謂其不忠於國家」嗚呼論者自言之而自當之矣

(十三)彼報云。使今政府而爲滿洲政府。非中國政府耶。則以吾中國國民視之。亦如日本政府。俄羅斯政府。其良與否。非吾之所宜過問。吾無爲監督之。以求其改良。使其實爲中國政府也。則監督之而求其改良者。非吾中國國民之責而誰責也。　駁曰。今政府爲滿洲政府。已如上文所述。然今之滿洲政府。非入關以前之滿洲政府可同日而語也。入關以前之滿洲政府。以我國民視之。誠如日本政府。俄羅斯政府。其良與否。非所宜問。至於入關以後。覆我政府而代之。則寇讎耳。奚可視同鄰國。我國民當無論其良與否。惟撲滅之爲務。蓋亡國之民。以光復爲唯一之責任故也。且即以政治上言之。一爲征服者。一爲被征服者。利害相反。滿洲政府安能有所利於漢人。此亦至明瞭者。而論者乃欲導亡國之民。以監督滿洲政府。晉惠帝語侍臣曰。凶年何不食肉糜。是之謂矣。

附言　以上所駁。皆按彼報文字。逐段辨詰。甚或逐句辨詰。期於無微不盡而止。故篇幅不能完整。其言或過於冗長。然約而論之。則彼報全文之謬。不出二端。一曰蔑視歷史。二曰誤解法理。所謂蔑視歷史者有五。(一)以滿洲

侵入之歷史等諸儲貳繼嗣之歷史(二)以滿洲侵入之歷史等諸權臣篡竊之歷史(三)以滿洲侵入之歷史等諸國民革命之歷史(四)以滿洲侵入之歷史等諸那威迎君之歷史(五)以滿洲侵入之歷史等諸豐沛承寵之歷史。所謂誤解法理者有二。(一)謂中國未嘗亡國。自謂根據日本法學者之說。然檢原文觀之。乃係誤譯。原文舉失權力之統一。以爲亡國之一例。而論者誤以爲失權力之統一。乃亡國之定義。中國雖被滅於滿洲。然未合此定義。故非亡國。(二)謂滿洲人本中國之臣民。亦自謂根據日本法學者之說。然檢原文觀之。則又係誤譯。原文謂要脫離單純之血族關係。乃成國民。論者誤以爲凡爲國民。即脫離單純之血族關係。總之於本國歷之史。既一筆抹擻。於外國之文字。又不求甚解。故全文幾無一語不誤。此篇一方指其誤。即一方宜示排滿之眞理。非專爲彼報而發也。

我國民之所以志於排滿者。因滿漢不同族也。因滿洲人在明時本非中國之臣民也。因滿洲人滅吾國也。凡此於種族上政治上歷史上國民心理上。

皆鐵案不移。而漢人亦無不知之者。非獨漢人知之。即滿洲人亦知之。故雖狡猾如大酋胤禛。親著大義覺迷錄。以曉漢人。亦謂不當以華夷而有殊視而已。自有康氏。乃謂滿洲種族出于夏禹。自有梁氏。乃謂滿洲人本中國之臣民。未嘗滅中國以亡國之民而忘亡國之歷史。吾不爲康梁羞。實爲漢人羞之。自草此論後。彼若不能反駁。而猶拾昔日之謬誤者。則眞非漢人矣。

此節已完全論未完



第拾壹號

一聲拍板
溫而厲
三下漁陽
慨以慷

新民叢報雜說辨

寄生

吾友精衛之言曰。凡對於他人之說而下駁論者。與其尋其枝葉。不如叩其根據。實篇論也。數月來新民叢報之非難革命。可謂至矣。惟精衛能踐其言。既已就所根據。辯而闢之。然薄識者流。猶或擧其細語以爲未爲人破也。必其立說堅而不搖也。至有食人之餘以自信者。則其爲害猶未有止。故不辭煩猥。箸新民叢報雜說辨。意將幷取其枝葉而芟夷蘊崇之

新民叢報曰。吾聞論者一派所主張。於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以外。尚有所謂民生主義者。摭拾布魯東仙士門麥喀等架空理想之唾餘。欲奪富人所有以均諸貧民。即其機關報所標六主義之一云。土地國有者是也。（中略）信如是也。吾竊以爲誤矣。昔洪秀全所以致敗者不一端。而最失計者。莫如政治革命與宗教革命並行。曾胡諸公。所以死抗。半亦宗教之觀念驅之。如舟行逆風而張兩帆。一之已甚。兩則更安能勝也。（開明專制論第八章第一節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之理由）

嗚呼。此得爲探本之論乎。夫洪楊初起共事者多奉

第拾壹號

一教無他。秘密結會之際必其相要最堅而相恃最篤其起也然後可以無跳梁之患迨中分天下建章制度未嘗強民以從其所信鄉里戚鄙躬被之者無算而束髮所受之教迄於今未墜不得以主動者非孔孟之徒而遂謂其必張宗教革命之幟也且曾胡之抗。謂爲宗教觀念。則大謬。稽諸簡冊倜儻非常之士每軌縛於君臣大義以爲常經食其祿者忠於其事君之爲桀紂爲犬羊非所敢出諸口也未遑恤之於心也使洪楊而爲孔孟之說以行湯武之事曾胡且將痛心疾首謂是大逆不道，迺假經義以爲飾具抗之且益力不觀夫洪楊官制。固遵周典。曾氏奏章。迺謂賊志不可料哉。不聞其以敵之有合於古聖人之道。遂當翻然革面也。抑洪楊致敗曾胡諸人雖未始不爲重輕於其間然推究其原失策者屢矣錢江之議不行分崩之機先兆惑於宴安之說。而昧乎盛衰之勢此其所以坐頓一隅而南風之不競也夫第七號報第六十九頁小註。又謂曾胡反對種族革命。夫曾胡但知事君盡忠耳。未敢言種族。且不知有種族。則更無所謂反對明矣。論者又何必誣古人也。至若今之革命。又異於是。三者雖並行而莫不循乎國民之心理視彼洪楊徒以驅胡爲名。號召天下質白其心。則猶是帝制自爲。無異載籍。非可同年而語矣。蓋纛者有英雄革命而無國

民革命。其弊所由來也。今者國民之心理。覩古則有進思循之以行。以謀改革。則三者爲首務。人亦有言。如其毋假共和立憲之美名。簡易直捷以號於衆曰、吾欲爲劉邦。吾欲爲朱元璋。藉是乃相詆毀。夫詆毀者之於人。抑又何損焉。多見其爲小人而已。然倡言革命者。質諸鬼神內無所怍。斯亦已足。固不必盡人而告之。而三者既皆甚便於民。羣將響應。種族之義。又大昌明於世。無有守一家之則。爲君效死以爲忠者。革命軍起。沛然孰能禦之。然則固順也。非逆也。十帆何碍。何有于三。且所謂三者。就其外體言之耳。察其實皆有密切之關係。相緣而不可離。雖謂之一物焉可也。此復仇論中所已詳。彼逆風張帆之喻。又何其夢哉。

新民叢報曰。我徒持單獨主義。謂必去彼而已。其目前失政。吾不暇與言。亦不屑與言。待吾去彼而失政隨之去矣。甚或謂彼之失政。吾之利也。吾何爲而匡正彼。乃吾之去彼。渺未可期。而彼先以吾不暇言不屑言之故。反得卸其責任。而我將來之幸福。已不知斷送幾許矣。（開明專制論）又曰。公之放逐滿洲。未有其期。而今之握政權者。日以公之權利。畀諸外人。權利之斷送也。如水赴壑。權利之回復也。如戈返日。恐未及

第拾壹號

公放逐之期。而公之權利已盡[illegible]（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此則於他人之是非得失無所致。而顧悍然出之。以之武斷鄉曲可耳。將欲衡世。相去甚遠矣。夫所謂彼之失政我之利者。其失政必非有涉於漢人也。今若中央集權。萃一切兵權政權於政府。彼滿人者。唱導出入。洋洋而坐。遂足以鞭箠四海。是誠得策。吾漢人會受其賜焉否也。又若融滿漢之界。爲變法所急。一黨之士。倡者接[illegible]。塚而今茲綸綍赫赫降出自帝心。必有崩角稽首。頌爲聖明者矣。嘗試論之。滿漢之不平等。首在官爵。故將融滿漢之界者。亦先平滿缺漢缺。於是明白厥旨。告於天下。曰若人者。吾無論其爲滿人漢人。吾但擇賢而任之。然而賢者非必滿漢適均也。滿或盈百。漢或無人焉。彼且憑一己之好惡。行其崇黜。規矩繩墨之倫。又不得而譏其後。則以賢否之說爲之也。人不能無所私。元首則肆行不有忌憚。愛親及遠。亦爲常情。矧在異種。其親疏則加厲。徵諸今日。非其大驗歟。（新設諸部。滿人均占樞要。端簡江南總督。亦以分張之權。厄袁之勢。或謂此後疆臣。苟有死亡。代之者必多滿人。就新現象。未爲謂言也。）且夫物之能相合無間者。如石投水。無不受也。而何必曰融。所謂融滿漢之界。其必以兩族之相處。猜忌非一日也。信然。以久相猜忌之族。而既必有待於融。則吾知其

所能融者幾希矣此姑勿論若曰融滿漢之界必爲得政吾漢人曾受其賜焉否也凡此皆所謂彼之得政而大不利於吾國人彰彰若是孰若失政之爲愈嗚呼以太平天國之役同根相煎乃有謂爲恢復兵權之良會使虜不出此吾知漢人必有勸告之者彼爲雉媒已矣以云得政吾寧痛哭而從夷齊於首山之陽也反是彼有失政至於危及漢人之生命財產則路礦之權日削於外國其尤迫者此固必爭爭亦必力吾友漢民嘗謂求所以遏其輕贈朋友之手段者指此安有如論者所云滿政府反得卸其責任而斷送我將來之幸福未及放逐之期權利已盡者哉惟吾儕之所以異於論者則以此爲補助云爾尙有所謂根本解決革命是也論者排斥革命言之若不復能成理而徒斤斤焉以此爲憂則吾將告之曰毋爲杞人以自苦也

新民叢報曰苟君主不欲立憲則已耳君主誠欲之則斷非滿洲人所能沮也夫沮之者固非無人矣然其人豈必爲滿洲人吾見夫今日漢人之沮立憲者且多於滿人而其阻力亦大於滿人也（中略）使其出於種族之意見則必凡漢人盡贊焉凡滿人盡梗焉然後可然今者漢人中或贊或梗滿人中亦或贊或梗吾是以知贊也梗也

第拾壹號

皆與種族上毫無關係者也。（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其言甚僞。惑人亦最甚。不可不起而糾之。凡一事之革。雖爲國利民福計。而不能無少數人力與之抗者。何也。始必有不爲國利。不爲民福之徒。而竊民之國以弄政權。民感於某事之不便。始謀共革之。而此少數之竊弄政權者。又不便於民之便也。乃謀共抗之。其原因則欲保其爵位利祿而已。稍奸黠者。知大勢之所趨。莫之能禦。又見僞朝之屢言變法以爲誠也。阿諛承旨。若螘緣羶。此無他。亦爲保其爵位利祿而已。其梗也不足懼。其贊也又何足喜焉。滿人異是。彼擁蕞爾氈裘之族。以凌跨我大國。利其昏。不利其昭。利其愚。不利其智。利其弱。不利其強。所以然者。非是。彼將無以自存其種也。故一盜九鼎。即悍然下詔薙髮。焚書。大獄踵興。思箝在下者之口。窮兵黷武。耀威四夷。以懾民氣。孜孜兀兀。所以摧鋤壓抑之者。無不至。迨中更喪亂。稍稍倚賴漢人。然亦未嘗推心置腹。特利用之耳。夫是以二百六十年來。一陰一陽。一柔一剛。其政策雖屢易面目。闢翕譎詭。而莫可窮究。要其扶植本根。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則未嘗少變也。今茲立憲。遽謂其能開誠佈公。敝屣大位。而下儕於漢人耶。否將平夷階級。分宰權利。而使漢人上齊

於彼族耶。舉其祖若宗慘澹經營之策。一旦脫然棄之。吾有以知其必不出此矣。抑嘗聞諸論者曰。君主之所以不肯立憲。大率由誤解焉。若有人爲之委婉陳說。使知立憲於彼不惟無不利。而且有大利。則彼必將欣然爲。吾已於答新民難中辨之。謂此可以證同種之君主。而不可以證異種之君主。請更引申其義。古昔帝皇。亦每以愚弱黔首爲務。若祖龍坑儒。銷天下之兵。以鑄金人十二。此其尤著者。然不過爲一身計。以爲惟辟能作威福已耳。爲之委婉陳說。彼將翻然悟曰。吾積怨於民。民毒余甚。無寧日矣。不若稍分吾權。得優遊以卒歲也。異種之君主則不然。苟有爲之委婉陳說。彼熟思而深慮之。將曰。此非策也。吾積怨於民。民毒余甚。然彼實無權。莫敢余侮也。使分吾權以與民。民且譁然不靖。思鋤非種而去之矣。則與其爲立憲而亡。孰若爲專制而亡。而況專制之反。未必亡哉。論者其毋以爲滿人之智。弱於漢人也。漢人之一舉一動。彼無不猜忌之。若見杯弓之影。故夫排革命論者之恒言。謂吾姑戴異種之君主而立憲焉。及民智大開。曉然於種族之界。則一度選舉而已。若舉革命之實。何必全獅以搏兎也。嗚呼。此知已而未能知彼者也。傳曰。我能往。彼亦能往。我

見及此彼獨不能見及此乎。雖然。論者固嘗有辭矣。今之立憲。滿人中亦或贊或梗也。不知其所謂贊者。贊此一紙空文而已。彼滿酋之魁傑者。知大勢之所趨。莫之能禦。則假立憲之美名。使吾民搖惑失志。彼更汲汲焉謀增長其勢力。削督撫之權。爲强幹弱枝之計。論者嘗謂第二政府之天津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鎭。皆握有政權者。今竟何如耶。（兩江久放端氏。張於數年來。大失寵眷。今復自請裁撤兵權矣。至周馥調鎭兩廣。老髦不堪用。祇仰承政府鼻息耳。）以此自害。抑何其可哀也。故滿人之或贊或梗。則所謂易其面目。闔翕譎詭而莫可窮究。而其扶植本根。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則未嘗少變也。信如吾言。吾乃得盡反其斷案。曰。謂其以君主之地位。而認立憲爲不利於其身。而因以不肯立憲。此同種之君主也。君主以外。而有沮立憲之人。則僅欲保其爵位利祿。爲漢人也。以其爲滿洲人之地位。而認立憲爲不利於其族。而因以不肯立憲。異種之君主及其貴族皆然也。故漢人中之或贊或梗。與滿人之或贊或梗。其原因截然不相合者也。吾是以知贊也梗也。於種族上非無關係者也。論者其更有以難吾焉否也。

新民叢報之論要求曰。其所要求者。必須提出條件。苟無條件。徵論彼不知所以應。

即應矣。仍恐其不正確也。其提出之條件。必須爲彼所能行。若爲彼所必不能應。則是宣戰而非要求。以云要求。則等諸無效也。

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信如所言。亦所取乎有政治革命乎哉。頽垣敗棟。風雨襲之。非補苴罅漏之能爲功也。奔流激湍。潰隄爲患。非撮土束薪之所能救也。今欲舉數千年來之陋俗弊政。一日而廓清之。決非變易一二細事。遂可苟焉自足。以爲畢吾事矣。誠欲治其本。則吾人以爲舍種族革命之外。他無能爲力。何者。闒茸之異族。苟得一椽。足以自蔽。彼果何心爲漢族謀。使非取而代之。其亦寖微寖削。永爲臺隸。以同歸於盡而已。然此非要求之所能得也。故論者曰。語滿人以爾其還我河山。此責彼以所必不能應者。則其要求不得不別有在。立憲耶。一紙之空名。彼固無所靳也。論者則曰。畀吾儕以一紙之欽定憲法。非其所願。於是所望者。爲虜廷推誠佈公。能舉行立憲之實。如今之立憲耶。於漢人無寸功。而於滿人有百利。仍不得爲推誠佈公也。於是所望者爲他日。雖然。彼他日能舉其實者。則今日何不能之。彼深有見夫民智大開。一日不得安坐於其上。立憲將與革命同也。故其惡純粹之立憲。如惡蛇蝎也。要之君位者。爲滿洲人生活之本。擁護之

1607

第拾壹號

惟恐不力革命將以搖其本純粹之立憲亦將以搖其本也其不能以要求得毋乃相等乎於是乃不得不折而爲枝枝節節之行則所謂變易一二細事而論者又曰數年以來惟於鐵路礦務及其他與外人交涉之事有所抗爭而內治之根本無一敢言夫欲改良內治之根本則已無過乎立憲（謂純粹之立憲）然立憲之不能要求如上所陳說强欲要求之是又論者以爲責彼所必不能應將等諸無效也嗚呼讀論者之言而思一尋其旨趣其無異乎傍徨歧路而逐亡羊也哉

新民叢報曰使國民主義不依賴民族主義而亦不能與愛國心相連屬則是此兩主義者爲愛國心之合成原因離之則兩皆非原因合之則兩皆原因也而徵諸古今萬國已然之事實則大不然國民主義離民族主義而獨立固自能與愛國心相連屬然則民族主義與愛國心絕無原因結果之關係益明（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本報之駁論）本此以誹薄民族主義益見其妄耳夫所謂愛國者愛己之國非愛他人之國也使國民主義離民族主義而獨立則有一國焉侵入己國羣擁戴之爲之効死以抗他族乃貿貿然言愛國不知其所愛者非己之國也而使他族甚强力弗能抗又有一國焉侵

入其國則又貿貿然擁戴之爲之効死以抗他族而言愛國其得爲眞愛國者耶吾嘗謂僅明民族主義將猶不知愛國者何也。以民族主義對於異族而國民主義對於君主人不能愛已國之權利以太阿授人致召宰割固不得爲愛國矣不能愛一已之權利而放任之於君主有所命令不敢拂逆卒使其顛倒是非遂亦至於太阿授人以召宰割則吾人之所盡忠授命者徒爲一尊忠君而已非愛國也惟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兩者並達乃能鞏其國基以謀競存於世界眞愛國者其亦知所趨歟夫論者又言徵諸古今萬國已然之事實則大不然。不知其於事實果何所徵各國者本未嘗有異族侵入。其執民族主義將無所用。此其所以僅恃國民主義而已足言愛國也否則國且無有愛將奚屬抑各國固猶未能棄民族主義而獨立者其捍禦已國使他族莫能損其一粟之主權則無不同夫他族之已侵入者謀所以驅除之與他族之尙未侵入者謀所以捍禦之其實無所歧異不得謂此爲民族主義而彼則非也然則民族主義之與愛國心固不能須臾離。而前之未嘗言者。特以民族主義之爲言已明明指異族。異族則立於吾國之外者。世固無有言愛國而不知

民族主義以爲立於吾國之外者之國皆可以不擇而貿貿然愛之者也乃論者之言曰。民族主義所以能與愛國心相聯屬者僅在依賴國民主義以爲之媒介。則其與愛國心無原因結果之關係甚明。又曰。僅言民族主義而猶不知愛國。則民族主義。其非國家之成立維持所必要甚明。噫將病狂乎胡乃至於是

新民叢報以爲倡排滿論者皆以感情而無辨理心者也。故其言曰。排滿的感情論。最易煽動一般年少氣盛之人而驟占勢力於社會。又曰。凡屬人類皆有感情與辨理心兩者。我國民亦何獨不然。若就感情方面而煽動之。以壓倒其辨理心。則雖舉國人而盡趨於種族革命一途可也。又曰。彼主張種族革命論非挑撥國民之感情不可。國民奔於極端之感情。則本心固有之靈明往往爲所蒙蔽。求學者或厭伏案而日言運動治事者不審條理而輒盲進。小有成就而愈益其囂張。小有挫折而遂至於嗒喪。（以上皆「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本報之駁論」）彼益以辨理心爲其所獨有而反是者皆知有感情而已。大言炎炎蔑人甚也。夫凡一事之來。逆之以吾心。則必有辨理心與感情二者。此固確論。而感情過甚。亦或足以蒙其辨理心。然以此迺爲之大別曰。排滿論者皆感

情也反之。政治革命論者。皆辨理心也。則必以排滿論即感情而政治革命論又與辨理心爲同物也。然後可然此不待辨其謬灼然矣。正告之曰。排滿論與政治革命論皆假定之以爲可以救吾國。其性質非有差也。至其孰爲適孰爲不適。今方從事於研解。民報之與新民叢報各灑灑數十萬言。所辨難攻擊者以此。豈得曰民報所言悉感情乎。夫感情之與辨理心孰勝。存之於人。使平心以逆之。則兩者皆有辨理心。盛氣以逆之。則兩者皆感情也。即就論者所舉。前數年之學者。厭伏案而日言運動。今其人率已登崇峻階。森然見頭角。果皆持排滿論者耶。吾懼夫日望滿洲立憲者。乃步將其後塵也。且吾以爲兩者實各不相妨。使吾所假定之理想爲正確。則感情即根於辨理心而生。如以滿洲之殘酷不道。思排除之。此所謂辨理心而以其殘酷之狀印吾心目。欲一洩其憤。則有爲之植髮裂眦拔劍擊柱者矣。今曰滿洲雖殘酷不道。不應排除之。則其辨理心已誤。其感情因亦隨之而誤。用假曰不然。滿洲應有排除之道。其辨理心爲正確。其感情雖甚猶無傷也。況政治革命者。非論者一人所倡。我儕固以政治爲必須改革。惟以還求諸國民之自身。與論者之望諸滿洲者

異焉耳。論者乃以辨理心為其所獨有。果何說耶。果何說耶。

新民叢報近復有雜答某報一文。抑更不足以自完其壁壘。精衛已著專論痛辨之。惟吾有一言以質諸讀者。曰新民叢報自始之排斥種族革命論也。悍然曰滿洲雖異族。不當驅除。今茲則曰滿洲非異族。不必驅除。始曰行種族革命則亡中國。故不可。今茲則曰行種族革命則為節外生枝。故不必。（參觀原文）其意蓋亦知前說之不勝。故飾為遁辭以自隱。若然。論者眞不復可教矣。夫前之所言雖有千里之謬。而猶曰為救國也。種族革命論雖有眞理。以其將亡國。故寧棄之而去也。故其言曰。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甯能無歆焉。其奈此二者決不能相容。復仇則必至於亡國。故兩者比較。吾甯含垢忍痛。而必不願為亡祖國之罪人也。迨駁詰既窮。復仇之問題。不能不承認。故雜答某報首即曰。若中國果已亡國。則吾輩今日當惟光復此國是務。蓋前之所已承認者今不承認。前之所不承認者今已不得不承認。而今之所言。又較劣於前者。前猶執一面之理。今則專以自文也。夫使其言而非出於本心。則論者所自謂能服從良知者又何求焉。使其言而出於本心也

則是無根之說每況而愈下也嗚呼於彼乎於此乎吾知論者之終窮矣。

屬稿甫半。精衛又有雜駁新民叢報之作。然精衛所駁者。限於第十二號。此文則剌取其凡爲本報所未痛駁者。與其取信於人者。復加辨難。固有廣狹之異。又可視爲辨姦之斥新民叢報謬妄云爾。

把個君親仇敵

當作恩人感　嗜

只問儞蒙面

可羞慚

第拾壹號



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

寄生

余久欲著法國革命史論。以他事牽率未就。或告明夷有此作。亟取讀之。意其將有讜論。不謂其逞一己之見。至於斯也。章太炎先生曰。自此論出。其爲進步之梗者良非淺鮮。不可不有以匡之。因囑余爲文。先生覽焉。至於史論。後日將竟其業。

夫欲論古今萬國盛衰之業。當窮其本根。溯其源流。必非可以刻舟求劍。膠柱而鼓瑟也。而況乎猶私見逞臆說。抵掌舞色。徒取以爲論辨之資乎。法之大革命。起於千七百八十九年。迄千八百四年。中更七載。喪亂繁多。雖謀之者有不臧。然一洗舊弊。遂能祛虐政。均利權。卒達改革之首志。其功抑亦赫然可觀哉。不睹其功而重科之罪。甚矣其枉也。推明夷之致誤。則其尊君之心理實使然。故其於君。尊之若天。敬之如鬼神。一則曰。以拉飛咽之忠勇。下愛同胞。上忠君國。再則曰。王以一身爲民擁還于巴黎。自是白龍魚服。喘息需沙螻蟻噬之矣。三則曰。以二子（謂米拉伯與拉飛咽）之才。望忠

第拾壹號

誠。志在立憲以安君國。四則曰。拉飛咽以一木支大厦。欲以君主立憲定國。於路易之死也。則曰。遺愛已深。非衆怒而衆殺者。蓋有擁護王室則目之爲忠誠。反是者皆不忠不誠也。有欲以君主立憲定國則嘆爲才智之士。反是者皆無識之亂民也。嗚呼。在明夷言之宜矣。庸有當於窮本溯源之論乎。夫法國自十八世紀以降。王族貴族之驕恣暴戾。已非一日。至路易十四即位。益張王權。豪奢既極。又復橫挑强鄰。暴骨於外。自千六百六十七年。達於千七百十四年。戰爭之禍。靡有寧已。加以重徵苛斂。民不聊其生。怨嗟之聲。相屬於道。布奔氏之失民心。由來有漸。其不即發者。譬之碩果。醞釀未熟。一旦及秋。則子散落若雨。路易第十六。適當其衝耳。以路易十四之暴。天之報之。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嗚呼。天視自吾民視。天聽自吾民聽。天不能聽視。則假手於吾民固也。孰謂路易十六之死。非民殺之哉。千七百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巴黎市長面謁路易。命赴議院聽審。未決。十二月二十六日。再召路易。開最後之審判。德色士者。爲之辯護甚力。然其言均非人所樂聞。自是議院之內。議論多歧。互相抗論。至翌年一月十四日。巴黎市民。不耐議院舉動之緩漫。大舉圍議院。

呼曰誅無道君。誅無道君。不能。誅無道君。即誅汝等。物情洶洶。議院大窘。又市中各區護國兵市會等頻遣委員强請議院。說士政客日夜演說。言國王罪當死。至十六日討論畢。投票以定王罪。及倫的黨首威爾及奥先投票大書死罪二字。於是部下四十六人皆踵起致之。此党固素主平和。嘗力爭王死者。卒以衆怒難犯。悍然出此。王死罪既無可逃。復以多數決議於翌晨七時行刑。驅諸革命官。（即孔哥爾德宮園）橫砲圍之。萬民麕集。王既死。羣民始稍稍憐之。夫人之於仇。仇其生也。死則仇釋。鞭墓裂尸之舉。固所不取。而以此遂謂非衆怒而衆殺者。抑又誣也。觀上所述。民怕浡潏。不可干犯。及倫的党以全黨之力爭之。不能得。其非羅伯卑爾馬啊喇敦數子之能爲梗也。明矣。王性仁柔。不及路易十四之驕縱。而反食其果。王之死無懟。懟其先人可耳。然王未嘗無可死之道也。王初政頗順民請。民走相告。以爲國王好平等。愛自由。將蘇吾儕小民之困乎。王不以此銳意圖新。柔懦不能斷。終爲王妃馬利安及一二近臣之所搖惑。激爲剛暴。閉三族議事堂。復演說責平民議員之專濫。恣用武威。調兵集巴黎。迨民氣激昂。攻破巴士的獄。識者以爲大亂既兆。王之與民。勢乃如騎虎背。

不可驟下矣王顧逡巡畏縮解散軍隊嗚呼風潮撼盪之時出之以雲雨翻覆之手布奔氏之亡不待朝日不俟蓍草而後決也

米拉伯明夷數許爲忠誠者以吾觀之奕無定着直無恒者之小人而已法之大革命所以成若彼之惡果者彼與拉飛咽實皆不得辭其咎何則米拉雄辨達識冠絕一時議論風發議院中莫能與頡頏素善王族疴爾良公欲謀廢布奔王統而以代之私結政社散金穀以養政客貧民招集兵士事洩下之獄民衆數千破獄救歸其於王之演說也反對尤烈嘗呼於衆曰王者宜奉國民之命者也今行强制則是爲國民之公敵吾輩當奮發勇進守前誓勿替民氣爲之一振拉飛咽亦來投會拉飛咽者其主義行詣俱不讓米拉兩雄握手風雲變色矣使其終始一貫以共圖國事吾知其成功非遠也惜夫中道變節米拉既頻通欵於王室暗相結託拉飛咽陰忌之日以讒言謀相中傷米拉威信已墜亡命英國其與黨皆懼禍及由平和一派復變而爲激烈者拉飛咽之罪也未幾米拉再進聯拉飛咽共傾首相業結爾蓋米拉之意欲自入閣行政以售其策業結爾排之故有此擧逌業既掛冠新內閣又皆拉

飛咽黨。米拉伯大失望。千七百九十一年三月。病。不能視事。四月二日薨。年僅四十二。其亦憂傷鬱結有以中之耶。米拉初於革命派中。累參帷幕。謀顛覆王統。後復庇護之。爲王腹心。壓急激黨之議。以期挫抑民權。王與后妃等亦知其陰險倚賴之者。將恃其材望。克復王政耳。米拉薨。羅伯卑爾又謀廢立。戴珂爾良公。至是拉飛咽復爲王黨。傾其力以保王位。羅伯卑爾等叛。拉飛咽率護國兵鎭平之。復組織一新俱樂部。與民黨抗。彼二子者。前後如循一轍。謂之爲有才智。宜矣。吾未見其忠誠也。嚮使二子志在立憲以安君國。則其發難之始。狂喧急進。已若自樹荊棘而梗其途。至於顚蹶。由所自取。然彼之發難。非誤也。彼誠與其主義。不以中道相棄捐。行其威望。鎭民毋使妄動。民必能聽命。革命軍之起。拉飛咽固常爲之率矣。衆相推重。聽其指揮。拉飛咽鞅掌甚。入民家借憩。革命軍遂刼王。騷亂殊劇。拉飛咽投枕起。直入王宮。衆復定。知其威之及民也。叛民。故失民望。而民無節制之者。益肆。於是法紀蕩然。岌岌若不可終日。吾爲米拉拉飛咽惜。又甚爲法國之民痛也。

明夷又謂法之召大亂。以初開議院之制未善。此誠無足諱。惟咎拉飛咽妄執他國

之驗方。以望瘳己國之痼疾。至以大毒法國。則未審耳。千七百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王路易始容國民之請。議定法律。凡二千二百五十件。中最失計者。則採用單院議政之變觀。即有下議院而無上議院也。夫僅有上議院。此固貴族政治之變形。而僅有下議院。則又民權專制之實質。所謂政治革命者。亦以革專制云爾。今君權專制去。而民權專制來。本已悖乎初願。此非效法美國之罪。而效法之未盡善者之罪也。若其持程度之見。以爲未至其時。必難躐等。故舉當時羅伯卑爾馬喇段敦埃卑爾易伯爾諸人。以其悉出於民黨。性皆悍鷙。互相爭權。流血徧地。以是釀成恐怖之世。不知羅伯卑爾等。非必藉議院之成立。然後敢爲肆行。彼當千七百八十九年。已擁其黨。立不勒敦俱樂部。勢日甚。米拉拉飛咽嘗思遏之。卒歸無効。而徒使民衆憤恨。悉叛去入羅黨而已。且夫屠伯之性。非人人然。謂其無識耶。則數人者皆英邁果斷。有卓見者。無學耶。則史稱馬喇能文學哲學。羅伯卑爾又嘗入路易特格蘭大學。造詣甚深者也。特天賦其性慓悍不仁。是則法國之不幸。實天爲之。何所責於程度。嚮若議院之制。盡美無遺憾。聯合兩院。互相調劑。以底於平。米拉拉飛咽盡瘁

國事毋少變移。法以此大定可也。彼數人何能爲哉。抑明夷以爲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據亂世升平世。乃能致之。明夷亦知天與人之別乎。此三世者。實爲天然不可越之次序。如升階焉。躐而上。顚且隕矣。而創定一國之制度。則可以以人力爲之損益進退。缺者縫之。贅者剖之。如擇土而處焉。必不以沼澤窳窪之地自安也。嗚呼。明夷既曉此理歟。處今之世。排斥種族革命。齗齗然寶其滿洲聖明之君者。猶越據亂升平而思登大同太平之道歟。促吾民之升階。處其顚且隕也。吾是以胥隕首而弗敢從。

明夷又以不慮事變。妄倡革命。罪及倫的黨。夫及倫的黨。固亦有罪焉矣。若必曰妄倡革命。則及倫的黨之所不敢受也。然則其罪維何。曰不殲羅伯卑爾黨。坐失事機。以致兩敗也。明夷有言。其黨人多名士學人。研哲理。知公義。行事賦刑。皆審輕重。即其敢於革命。亦由於憐小民之壓制。而捨身拯之。蓋本乎不忍人之心。而非以殘忍流血。行恐怖法。以攬權位爲志願者。此其言吾樂承認之。後迺基此以爲斷案。曰夫當兩爭之地。有此不忍之心。則必不能妄殺人。既不能殺人。而不禁人不殺己。則必

第拾壹號

爲忍人所殺曰夫有救民不忘之心者必不能妄屠無辜旣不能妄屠無辜必被反噬而失勢異哉其所謂不忍人之心哉天下之事惟有所忍乃能有所不忍而大不忍之心即存於此須臾之忍之間也彼其革命由於憐小民之壓制亦旣明夷之所知而能言之者矣革命即不能不殺人流血殺人流血忍事也忍而爲之即將以達其捨身拯民不忍人之心也今功已過半迺不忍於此數三之忍人縮手袖間忍觀其大忍於吾民并以及其身者則及倫的黨眞復天下之至不仁也孰謂賢者爲此乎是故及倫的黨也不知此義是曰不智知之而聽之則是小不忍而亂大謀兩者必居一是終無所逃罪已然而此非革命之咎也凡革命一起諸惡象隨之不可逃避若影之逐形然此得曰倡革命者之所致僅上所述非革命必得之果彰彰也鑑而逃之固革命者所有事驚走相告語以爲伯有至矣吾笑明夷之有似乎鄭人焉耳尤足嗟咤者謂當大變非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猶豫不忍敗悍毒之奸雄必以兇忍捷疾勝此古今之故事信如明夷言則凡古之君子未嘗能成事其有一二成者則皆奸雄而已請勿過徵諸遠戊戌變政明夷爲之主動苦那拉氏之作梗也

亟謀誅之未嘗有所謂當機不斷與夫猶豫不忍者乃卒敗敗不當也雖然明夷必且自居仁柔之君子然則固將懲其前役不敢復出任事乎而平居之日又何必慨然引天下爲己責弟子咸頌爲能當大變者又皆不知其師者也嗚呼豈其甘於作繭自縛作法自斃乎哉

至明夷又謂凡預于革命之役。無仁暴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能免者。百二十九萬人流血以去一君。卒無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崙爲大君。復行專制而已。嚮使拿破崙第一少戢梟雄。愼保祿位。則世君法國。至今不改可也。然則百二十九萬人何所爲而流血哉。以是復歸過及倫的黨。夫拿破崙之取君位。非以武力。當時民衆處羅伯卑爾殘暴之下。稍厭民主政體。拿破崙潛察民心之可動也。私投資刊行一雜誌。主張世襲王統論。陰以相煽。然當千八百二年。與俄國訂結條約時。文言兩國臣民。有的波爾者。即大唱吾人乃市民非臣民之言。塞尼爾更絕叫曰。法人思市民而有十年之戰。非因臣民。其富於共和民主之風猶如此。惟四鄰强國。動兵壓境。謀覆共和政府。拿破崙乘時復大買全國之新聞雜誌。使說王政之利。又遣諸幕僚遊說四方。

鼓吹帝王之尊榮。於是以是年七月。多數決議。令拿破崙為終身統領官。拿破崙猶未足。翌年三月二十一日。捕安的安公處以銃刑。四月七日。殺故將比塞格爾。越五日。殺其友加都達爾等共十三人。二十五日。由王黨一人。提出議案。奉拿破崙為皇帝。國民投票認可者。多至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三百二十九人。五月十八日。元老院上拿破崙尊號。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帝拿破崙。登壇宣誓。自加帝冠。嗚呼。拿之稱帝。法民之所許也。使當其提出議案時。羣起相抗。前功必不至盡棄。則法之安於共和也。亦久矣。迺植果而自刈之。種瓜南山。摘其萌芽焉。豈及倫的黨之所及料哉。嗟乎。以明夷之心理。罪及倫的黨。宜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特恐中國革命既成之後。明夷若其弟子。相率奉愛新提出議案。以煽吾民耳。

明夷謂法國大革命之不亡其國。幸賴羅伯卑爾馬喇諸屠伯悍賊之酷毒。絕無人理。遂謂吾國革命之結果。不盡殺四萬萬人不止。且又謂愛心未除。不能盡行無道之事。全國散漫。控御無方。內亂並起。而外侮乘之。中國之亡益速。反不如羅伯卑爾等無道已極。尚能專制保國。又謂果能為及倫的黨之賢而愛國。其惡中國之壽而

促之。不憚累積篇章。永言反覆。畏革命若蹈火。意將導人而從之。可哀已。千七百八十九年。聯軍攻法國。聲勢頗盛。法人亦激昂異常。及倫的黨首主開戰。夫歐洲諸國之攻法也。懼其國之不靖。思合力以復王政也。法之主戰也。欲以傳播革命民主之主義於全歐也。及倫的黨既倡此議。山岳黨人和之。立憲王政黨亦竭力贊成。先是國內黨派繁多。互相攻訐。嗣因聯軍侵入之報。人心大憤。各黨派皆捨私急公。一變而爲愛國之防衛。人不能無私。平時先黨派而後其國。或亦不免。一來外侮。翕然禦之。使能不渝。始謀卻敵易舉。何藉虐殺爲。就所虐殺。如千七百九十一年八月八日。要擊斐蘭議員四百六十八人。十日。殲瑞士守兵三百餘騎。九月。更大殺勤王之士。二日。襲亞卑獄。盡殺囚徒。復取瑞士殘兵五十四人殪殺之。計六日中又虐殺囚徒二百八十九人於孔西爾日利獄。三百人於格拉勒舍丁。千百二十三人之軍事囚於他獄。進圍者塞德爾獄。二日乃破。悉虐殺之。獄中皆常事犯。與國事絕無關係者。明夷以爲此皆大有裨於法國。不若是則且亡乎。又革命之始。僧徒亦與民黨合。迫議會收沒寺領。始復背去。舉動過烈。反招阻抗。遺毒不可勝計。史家斥之。蓋誠惡之也。

不謂明夷顚倒因果。反謂非此不足以保國。其亦一言以爲不智者耶。抑所謂徇私見逞臆說。抵掌舞色。徒取以爲論難之資耳。至其言曰。吾國久廢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與法之十萬貴族。壓制平民。事既不類。倡革命言壓制者。已類於無病而學呻。此眞病狂之言也。中國之廢封建。始於秦。秦始皇帝懲周室之衰。原於諸侯强盛。迺剪伐枝葉。爲萬世計。初未嘗有拯民水火之心。故其虐民。實更甚於夏殷周。末降及漢世。再懲於秦之草澤多雄。揭竿者紛起。而無周親以爲屏藩也。故復行封建。及見其弊。思用鼂錯之言。創弱諸侯。而七王已反。隋唐復廢其制。然唐之節度。權傾天下。擁兵跋扈。不絕書於簡策。杜甫詩曰。由來强幹地。未有不臣朝。感之而作。而數千年來。廢置變更。徒爲一姓。亦復可見矣。是故其廢封建專制之進化也。吾民之陷溺水火。迄於近代。猶未克自拔。自由平等。胡獨云然。以貴族分治則爲壓制。一人專擅便謂平等。於是覘明夷之曬於君主也深矣。且中國果能廢貴族政治耶。他姑弗論。滿清入關。釐然定滿漢之界。非惟秉鈞握節。務占高位。降至臺隸。不耕不織。坐享厚祿。橫行一方。魚肉我黔首。律例。凡奴之戕其主人。與主人之虐殺其奴者。定罪有差。

滿之與漢亦如之是滿人明明以奴視我也孟軻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明夷能發孟子之微適忘此語耶由此觀之二百六十年來實不得不謂爲貴族專制政體民之疾首痛心思得一當宜也且也彼之奴我以爲此俘虜耳又不得與同族者比民族的國民篇其論元代有曰三代以上之貴族政治於同民族中分階級若元胡時代之貴族政治則因民族不同而戰勝民族鄙夷戰敗民族斥爲賤種不與爲伍此其慘戾甯有人道而清之待我也與元同轍法之貴族雖橫乎猶同民族即使吾國今日自由平等誠足齊駕米歐吾猶願爲法民稽顙布奔氏之前以乞餘蔭不願肩隨滿洲大酋愛新覺羅氏之側而嬲焉以嬉也而況乎不自由不平等爲奴虜以終其身哉明夷既盛氣而斥民族主義猶思改革中國創立新政今乃幷此而墜諸淵井敢張目號於衆曰倡革命言壓制者類於無病學呻嗚呼使吾至于聞此言爲之搥心狂叫踊身大哭欲拔劍而復投諸地也意者明夷獨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何以絕宗國戴非種恬然若此

夫我之作此篇非曰吾筆墨之敵必欲摩其壁壘而自建己幟徒惡其取法國革命

之事危言相嚇怠乎吾民方張銳進之氣也故於其言之涉乎中國者辨之惟恐不詳。今復取當時法國事實與夫中國之現勢比較論之所以使躬為革命者知有所鑒而復有致疑於革命主義者亦庶幾釋然與。

今求革命之必要又革命時之不可不審察者第之為五。

一曰人才。興創一業至微耳。而其成蹟美惡攸判。則以人才為首要。故吾黨謂革命之事。首在司機得人。法之革命也。米拉拉飛咽為其前驅。不勒敦俱樂部。則羅伯卑爾等主之。後為雅各伯黨。復稱山岳黨。平野黨成立稍後。諸黨魁皆及倫的出身。故名及倫的黨。一時英俊之士。濟之若雲。然米拉拉飛咽皆中變。山岳黨人操之過激。往往慓悍峻邁。失乎中正之道。及倫的黨最為後世所宜法。惟請讓議院一役。差乏遠識耳。還求之我國中。數年來民智大進。犧牲一身為國請命者。肩望踵接。先民逝矣。後必有繼者。彼動則輒曰惜無賢才。曰人才缺乏。此誠輕量天下士。抑吾以為中國人性率多甯靜溫和。非法民躁進好動者比。今茲革命出于事務所迫。可止則止。必無有縱殺為快者。齊之以德。雖吾仇處之有道。吾黨固已屢言之。則山岳黨殆猶

非所願望焉耳

二曰宗旨人才茂矣宗旨不可不愼故夫以名利爲的則趨之若鶩以王位爲鹿而天下逐之羣雄相斫殺人必多大事糜爛不可收拾中國歷史之陳迹若明夷所舉李傕郭汜樊稠張濟洪楊之儔其前車也雖然欲以例今之革命則迥乎不侔矣今者所謂具有不忍人之心博愛同胞救舉國之人置於自由平等之地也明夷將曰法之大革命不嘗揭此爲宗旨者耶而更迭相屠戮又若彼其甚者何也曰其爭政權也尤甚於王位是以及此米拉旣以王敵爲王腹心結納妃后謀入贊內閣拉飛咽傾之自爲護國軍統率後羅伯卑爾且欲獨收革命之效果爲共和君主互相軋轢皆乘鷸蚌相爭之際而占漁父之利史有稱其當革命之始乘風潮而握政權護巨資以釀成反動之變者 即指沒收寺產一事 則且有貪墨之行嗚呼斷頭臺上喋血無已彼豈樂而爲是哉中國若有革命固必以道德相尙雖甚相汚衊其不敢曰此必然之果也而吾又深觀夫法之當日黨派紛歧尤爲致此之大原千七百九十一年十月一日開立法議會議員之總數凡七百七十五人其中分右方黨中部黨左方黨細

別之則右方黨中爲勤王黨立憲王政黨。左方黨爲平野山岳兩黨。而山岳黨中又爲哥爾得爾黨雅各伯黨。四崩五裂。禍機已兆。中國今日則可强分爲革命黨與立憲黨兩者對峙。革命黨中宗旨既無所歧異。立憲黨又自稱但以救國爲歸。苟革命勢力滔滔進行。決不忍妄加抵禦。吾亦甚望之能自踐其言也。若然則中國可以一致而達于和平之域。法之覆轍將不復見已。

三曰秩序。秩序爲革若進行時代。質言之則手段也。革命之能有秩序與否。卒視其宗旨若何。宗旨既正而爲紊亂之行者蓋寡。雖然此屬於未來之問題。非可懸斷。至若有革命進行之際。必不能有有秩序者。則吾將起而糾之。吾消中國革命有勝於法國者二事。曰無他團體也。法國團體之糅雜。已詳於前。是故革命方起。雖握手出肺肝相示。而有期止於君主立憲者。有願創設共和政體者。有兩歧者。急激和平。各欲自樹其黨而排斥他黨。一談建設。則有入主出奴之概。玉帛不行。干戈是恃。而秩序遂破。觀於吾國前之爲破壞者。黨亦數多。各立名目。今則同心戮力。漸趨一軌。建設之的。又各指共和。無有錯綜。（向有願爲君主立憲者則必以爲中國萬不可革命故至此爲極若其深知革命之義決無去一君而思更戴一君者）所

敵者。僅滿洲政府。既倒之後。戢武力而不用。無爲破秩序之媒。一也。曰革命之主動。皆中等社會而無亂民也。法國當十八世紀之中葉。三五文士。盛倡自由平等。值民苦虐政。其言易入。浸漬濡染。舉國狂動。若醉醇醪。烈彈之種。固已彌布法京。待時而發。一持其端而燃之以火。砰轟碎擊。至於不可嚮邇。自發難以來。掠財寶。奪金穀。脅良民。燔燒富家。其橫行莫之禁也。千七百九十二年之虐殺。市長伯書且慰勞之曰。諸君皆有大勳勞於國。國人實不知所以報者。蓋其革命黨人。皆惟恐民之離渙。失所依據。莫敢逆鱗而批。欲其保秩序也難矣哉。中國異是。半出于詩書大族。痛心淪亡。思驅東胡。禳種是以枕戈待旦。皆抱劉琨之志。請纓繫敵。或當終軍之年。精誠交孚。合謀大舉。或有悖德之行。則與衆棄之。法之亂也自下而上。今乃反之。則秩序可保。二也。嗚呼。彼薄志弱行者。姑一緘其口。以睹他人之成乎。

四曰客勢。革命軍爲主。與革命軍相對待者爲客。法民之客。布奔氏王族也。米拉拉飛咽。初亦爲主。後且爲客。護國軍盾之客。勢已盛。革命初起。王舉老將不羅格黎爲親軍總督。召集軍隊。傭瑞士德意志傭兵數四萬餘。大砲四百門。張哨兵線。誡行人。

第拾壹號

數里間塞壘相望。革命軍則除巴黎亂民以外。無應者。主客之勢懸絕。然而勝敗之數。猶不在客而在主。以是知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也。中國若革命。必行蠭起之策。一省倡義。各方響應。雲集景附。勢必大强。於法官軍奔命各顧其屬。不暇。平素窳惰。將至有不能騎馬者。又非臥薪嘗膽民衆之敵也。吾謂去舊政府。若摧枯拉朽。非法比。法民既成功而去。繼其烈者。必吾中國之民矣。

五曰外象。客爲對待。尙有環列於四圍者。外國是也。法之革命。歐洲諸國羣起。急王室之難。共和政府已成復傾。亦率因此。於是非難革命者。色然相告曰。中國革命。是將召瓜分之禍。將召瓜分之禍。噫。安可以不察也。法國革命之始。黨宣言曰。俾歐洲列國之民。勝帝王而能自立。歐洲民氣囂動。王族震驚。均思自保。法國諸貴族之亡命者。又遣使求援列國。王侯以爲耀兵於法。復其王政。則已國民氣當自靖。此干涉之所由來也。不然者。美國已先創共和。各國皆承認之。法且助戰。何耶。徒以美洲遼遠。國民主義。不能傳播。無害於已。則秦越視之耳。中國國於亞洲。與美國比例。專制政體。久已顚覆。又無所謂擾及王室者。謂各國之勞師動衆。必起干涉。何其昧於覘

鄰國之志哉。至謂爲利與無理之暴動所致此辨之既詳要之法國之革命有利有弊而其弊又非必不可逃避者也上舉五事實挾可爲之資十倍法人光武帝曰有志者事竟成吾願吾國民勉之若明夷者竄身萬里之外拳拳之忠猶思自竭則流離英倫寄心故主倘亦其所自謂忠忱愛國米拉拉飛咽之流亞者耶。

附駁飲冰子跋

飲冰既取南海先生歐洲十一國遊記之一節。題爲法國革命史論。錄諸報中復爲之跋。曰法國大革命時代。其革命黨所倡設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輩日日所謳謌尸祝者也。其破壞之現象惡耶否耶。彼輩雖有長舌。殆不能舉歷史上之事實而抹煞之也。夫當時法國諸黨。其非若我國歷朝鼎革之交。諸豪傑之爭爲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迭相屠無一存者。禍且視爭帝者倍蓰焉。曰此論宗旨中所已辨者。惟尚有一言爲飲冰告。歷史之性質。取已往之事實而詳記之。若一身之日記。然後之人以爲龜鑑有所擇別。斯可已。視之爲惟一之軌線。若經千萬載不能改途易轍者

第拾壹號

此則歷史必非爲記已往之事實而測未來之方針焉然後可。否則是因噎廢食之倫也。昔有談行道者陷於穴。終其生不敢復出門。此人在飲冰觀之。猶不得爲不智。何也。陷穴之事。行道之所常有。而行道者之所不知也。飲冰當亦啞然失笑矣。飲冰又謂以一國之大。品彙萬殊。有緣所處之地位而利害絕相反者。有緣學問見識之懸絕。同此一事。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認爲利。彼認爲害者。故意見無論如何。總不免於衝突。吾謂此固然。然承平之時。亦不能無。不得謂其緣附革命而生者。飲冰亦知之。故又曰。在平時之衝突。則固有之法律及慣習。恒足以裁制之。若在秩序新破壞之時。慣習蕩然。舊法律全喪其効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習。効力無自而强。於斯時也。衝突之起。非借腕力。無從解決之。質言之。則能殺人者勝。見殺於人者敗而已。曰此可以觀約法之效焉矣。約法之爲物。非有若法律之完備。而以之裁制衝突。則固有餘。革命軍起。既定一縣。一縣之舊法律喪其効力。即布約法代之以行。復定一縣。則復如之。寖假而

得天下之半天下之半皆布約法我馬倥偬之交民皆引領爭奪之禍必較尠且吾所謂中國人性率皆甯靜溫和主動者又非亂民義師所至民亦簞食壺漿耳各安其生各樂其業各不相擾如平時可也何所欣慕而必起衝突若夫舊政府既倒之後新政府代立憲法始布雖或民未習於新法効力不强而行之無弊則亦相安無事久且習之如舊法律矣再久而其効力且過於舊法律矣制其衝突非必甚難何至如飲冰所言非借腕力無從解決之耶（法國之事吾固言別有其故矣）至謂其中有緣託美名以營其私者不在此論而當破壞時代嘯聚種種社會不能無此事廁於其間則飲冰之過慮也夫既言我馬倥偬之交爭奪之禍必較尠故法之往事亦必待既縛王族而後屠戮之跡乃見若政權不在此輩之手完善之憲法早定則彼亦豈能不生活於此新政府新法律之下若或背此是背法律也衆共殛之可也抑法國亦未嘗不可豫爲之防而吾所以深慟乎及倫的黨之巡逡畏縮坐失事機也嗚呼飲冰其可以折乎否則明夷既窮治春秋而

第拾壹號

猶不明夷夏之大防其徒若飲冰者又嘗自以爲橫覽大勢廼如夏蟲之未足與語冰也不亦重可哀哉



時評

革命軍與吳重憙

無俚

江西湖南革命軍之起。江西巡撫吳重憙。出全力與革命軍對抗。久而未見效果。西太后責其用兵不力。罷其巡撫任。轉爲度支部侍郎。升河南布政使滿人瑞良充江西巡撫。（見日本十二月十八日朝日讀賣二六諸新聞）嗚呼。吳重憙非表同情於革命黨者也。且非不欲速將革命軍摧壓者也。不過其速效未著耳。速效未著而遂見疑若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乎否乎。夫疑之一念。千古之大獄成焉。雖以至明至察之人。尚難解決。況虜廷之對於我漢人者。正無地不疑。無時不疑。且無人不疑耶。就使出力之時不疑。而成功之後必疑。疑一漢人。而遂易一滿人。吾知無幾何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皆滿人握其機關。而漢人無與也。

督撫者。最活動之地位也。度支部侍郎者。最不活動之地位也。轉吳重憙於度支部侍郎。獄吳重憙者也。終欲殺之。必先獄之。忍哉滿人之居心。毒哉滿人之手段。非以

時評

漢人殺盡漢人則不足以滿其欲望嗟我同胞其忍以同胞而殺同胞耶其忍以逢滿人之意而殺盡同胞耶如是可忍也則無他言如其不忍則不免於滿人之殺也吳重憙一人不足惜所可痛者與吳重憙同地位者不知幾何人且與吳重憙同地位之人之與無辜之同胞有關係者又不知有幾何人狐兔相憐歟猶如此試問我同胞公即不爲四萬萬人生命計獨不爲公一人生命計乎

革命黨之敵

寄生

自湖南江西義師奮起。而直隸山東遙應之。兩粵及浙。又爲後勁。宮廷疆吏。震驚失措。惶惶焉大索城市。懼革命黨潛匿也。端方本滿酋中之黠者。獷蒙假面。處與漢人委蛇。雖識者早中其隱。而諸熱心希望滿洲立憲者。咸奔走告語。以爲此眞能融滿漢之界者也。迨任兩江總督。勵行專制。訪拿革命黨。不遺餘力。始稍稍有失望者。今玆湘戇之役。端更藉爲口實。肆所欲行。友人有以短箋相貽。則述其近日之手段者。爰錄之於左。

端方自莅兩江任後。與前宗旨。大相逕庭。所作所爲。失民望已甚。并聞近日搜

拿革命黨。不必確有憑據。祇須口頭筆頭。略近革命派者。便一體加罪。又派武備學生三十六人。分往南北洋及東洋。嚴密查察云。

趣數日。復有一函。大致謂日本留學生最近回國者。悉爲扣留。若有搜出民報一本。或他種革命書報。則置諸囹圄。嗚呼。端氏何後倨而前恭歟。夫端氏欲步梅特涅後塵。爲專制世界之魔耶。明目張膽。與革命黨爲敵。斯亦已矣。乃至口頭筆頭略近革命派者。一體加罪。乃至不問是非。留學生有回國者。悉加扣留。此則何說。雖然。端滿人也。滿人而爲此。是能自愛其國自保其種也。吾欲愛國保種。而禁人又欲使之否天下寗有是理哉。今者惟有合漢人之大群。與滿洲相搏。彼進以寸。吾進以尺。尺寸衡較。彼且一落千丈。强矣。惟是滿不足懼。漢人有挾其筆舌。以爲之盾。搖惑吾民之意志。抑其人雖不足誅。而其肉不足食。要使其說流傳於世。斯其可懼。劇於滿人刀斧遠矣。故吾黨謂端方誠革命黨之敵。而彼人者尤敵中之勁者也。雖然。吾黨既隕首弗辭。志爲革命。非區區口誅筆伐所能勝。抑更非威武之所能屈。對敵之法。亦維二端。曰以筆舌來者。以筆舌還斫之。民報之於新民叢報。其前師也。自今以往。其有

敢復張滿洲立憲之幟則民報亦必先射其揮螯弧而發陣者而民報之外或與民報宗旨若合符節則亦甚望其互相發揮毀厥彼說若其以刀斧來者報之非僅筆舌而已霜矛雪戟雄劍寶刀折枝之鎗開花之彈專諸聶政荊軻舞陽之倫操其柄史堅如萬福華吳樾之徒司其機既殺一人復謀二人一人死之十人踵起成則喪其身敗亦搖其魄豈不壯哉豈不烈哉然此固有別。夫以筆舌來者犹是吾漢人也。一旦棄其前說握手言好。吾亦還樂與之推心置腹。毋有歧視。以刀斧來者則滿人也。滿與我世世仇讐。除願退處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於我者可勿論。餘或自復榆關之外。永為陪臣。亦無所多求。至若強梗弗化如端氏之敵革命黨則前言暗殺猶其起點耳吾將左鞭右矢三帀鐘山之下與之周旋

禹之謨被殺

無俚

湘鄉禹之謨。以護陳天華姚宏業喪事。為湖南官吏所疾。旋因學堂滋事。羅織成獄。定監禁十年。幽於靖州。海內外皆為不平。未幾萍醴革命軍起。清政府指禹為禍首。遂殺之。夫禹為黨魁與否既無實證即使證據確實而長繫囹圄之人豈能號招徒

黨指揮軍事從來治國事犯者但問其一身所爲之事而他日之徒黨復起非所問也淸政府既以十年監禁處禹復以茫無影響之事而被之以死刑是前之判斷爲不足據而凡在獄中者皆可以他事增成其罪矣以此區區之法律尙不能守況望其能行憲政乎彼政府前已改定律例淩遲改斬斬改爲絞乃今之犯死刑者皆斷頭如故既言鞫獄不用刑訊小罪不加笞杖而今之三木囊頭鞭箠亂下亦復如故然則新定法律不過具文以此知他日之憲法亦如是而已矣世之希望立憲者當如何辯護之

孔子非滿洲之護符

無俚

虜廷以革命風潮起於新學遂尊孔子爲上祀冀以君臣之義鉗制之而海上有創「新報」者亦附會春王正月之文以阿虜廷所好不悟革命二字即出於孔子易傳而尊周攘夷春秋並著其義周王可尊未聞虜王之可尊也使周王而暴戾無道則革命者亦自爲順天應人況山戎之當斬者乎春秋一書寬于君臣嚴于夷夏此義固人心所共有非孔子自爲創制者秦漢至今他義或不適用而此獨纏綿固結於

人心即新學未行時鄭所南王船山輩何一不申明斯旨獨假借新學以媚滿洲者始云以軍事社會易宗法社會耳縱令孔子復生言「今日當以胡人至中國吾前月春秋所著不過醉後狂亂之言」吾知稍有知識者猶不見聽豈區區典秩牲牢之變易而遂可以迷亂人心者精神所至金石爲開若假託先聖威靈以爲胡虜藏身之固寧有效耶昔孔有德陷桂林城執瞿式耜張同敞以歸有德謂式耜曰閣部請少坐式耜曰我不慣胡坐有德曰何云胡坐我大聖人之後也同敞叱曰大聖人有汝子孫辱沒大聖人矣嗚呼以戎狄猾夏之事而假孔子以爲護符大聖人有汝三跪九叩首者亦辱沒大聖人矣

談叢

窗雞話臢 壹

寄生

舊雨不來。萬籟闃寂。冥行孤坐。時有所思。觸緒成書。漫無取則。爰撮錄之爲一編。字曰。窗雞話臢。嬉笑怒罵。抑非敢然。碎義零章。或亦有取。世鮮讀者。其覆瓿歟。十月之晦。識於寄菴。

趙王孫

胡元亡宋。義士痛心。吾聞其言曰。何處得趙家一片乾淨土。悽惋惻愴。令人涔涔然淚下矣。抑愛國之忱。本於天性。非强暴所能剗也。常人且然。何況躬受其害者。迺天下事至不可料。則有趙孟頫其人。所謂昧心事讐。認賊作父者哉。孟頫降元。官翰林學士。謝枋得嘗諷之。動以大義。不聽。出示感懷詩。有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工畫。明亡後。王漁洋沈歸愚並爲清尙書。漁洋題趙承旨畫羊云。三百羣中見兩頭。依然禿筆掃驊騮。蝎來淸遠吳興地。忽憶蒼茫勅勒秋。南渡銅駝猶戀洛。西來玉馬已朝周

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其意隱微而昭顯沈歸愚評曰趙王孫何處生活嗚呼趙王孫果無處生活耶然則清尚書與元學士又何以別也

錢謙益

謙益當清兵入關躬率妻子胡服而騎以迎大酋五尺之童羞稱之然觀其論漢武帝有曰三代以來世患戎狄玁狁戒其孔棘薄伐止于大原武帝雪耻百王復仇九世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北登單于臺虜不敢南嚮發一矢易世而後單于稱北藩臣又曰金行失紀胡羯蔓延拓跋主中國耶律作天子袞冕蹂踐于馬蹄羽葆沈淪於魚服信天之不悔禍耶抑亦世無漢武以至此極也則又非惟易姓之痛而有深得乎民族消長之由者或謂謙益不死實以明史爲己任光發潛德不使盡成於阿附者之手以重誣我先族其信其用心亦良苦矣若鉛山蔣氏所譏謂文山像詩有云亂亡無補身可憐天以臣節煩公肩不然狗彘草間活借口順運謀身全若人者又謙益之罪人耶

史可法

明末。良將殺戮殆盡。其犖犖者。左良玉、黃得功、何騰蛟、數人而已。良玉既死。黃復爲馬阮用。騰蛟方與瞿式耜守桂林。所恃以爲胡馬南下之障者。則僅史可法鎭扼揚州一旅。史非將將才。然其貞心勁節。至死不渝。雖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有明一代。鮮與儔匹。至今遺墨百字。爲世瓌寶。江蘇、新民叢報嘗並載之。及其畫像。江蘇且系詩焉。余所見題閣部像者。最愛袁枚四律。極悲壯、淋漓。讀之而有不油然生故國之感者。世之君子。如見其肺肝然。詩曰。每過梅花嶺。思公淚欲零。高山空仰止。到眼忽丹青。勝國衣冠古。孤臣鬢髮星。宛然文信國。獨立小朝廷。已斷長淮臂。難揮落日戈。風雲方慘淡。天子正笙歌。四鎭調停苦。三軍涕淚多。至今圖畫上。如盼舊山河。剩有家書在。銀鉤字數行。淒涼招命婦。宛轉託高堂。墨淡知和血。篇終說斷腸。當時濡筆際。光景莫思量。太師留畫像。交付得歐公。展卷人如在。焚香禮未終。江雲千里外。心史百年中。怕向空堂掩。霜天起朔風。閣部自明亡後。沈於江。衣冠葬揚州梅花嶺。嶺有祠。祠存鐵炮一具。當時曾用之以擊清兵者也。嗚呼。吾吳人之過揚州者。謁公廟。貌摩挲勝敵之具。還與之讀揚州十日記。猶有奮袂激昂。思一湔此恥者乎。否則徒以

二分明月示之則余愧矣

附錄史可法遺書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于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若惱須法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照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廿一日法寄

老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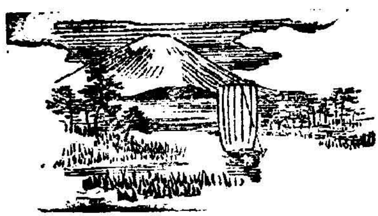
清帝康熙親率軍伐噶爾丹勝之盡虜其衆歸次歸化城犒勞西路凱旋費揚古之師厄魯特之俘善箏歌者畢集有老胡者具膽氣工吹笳兼通漢語帝賜之酒老胡奏技爲歌曰

雪花如血撲征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歸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兮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兮奈若何

音調激壯聽者動色清帝不加罪終釋之彼老胡者可以愧我上國之人矣朱明覆

祚未久正氣之士往往而在犬羊腥臊之風騋被禹域宜其含酸茹痛不甘以名節易也感於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迺始有頌言美新者迄於近世已若忘其身之爲陪隸噫嚱所謂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豈不悲夫

第拾壹號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密豐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玆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蕩虜叢書出版廣告

第一種 孫逸仙

章太炎先生序
孫逸仙先生自序
黃中黃著　定價三角

目錄◉第一章　孫逸仙之略歷及其革命談判◉第二章　孫黨與康黨◉第三章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組織◉第四章　南征之變動及惠州事件

第二種 無政府主義

定價二角

目錄◉無政府主義及無政黨之精神◉法國之無政府黨◉西班牙之無政府黨◉意大利之無政府黨◉美國之無政府黨◉德意志之無政府黨◉奧大利匈牙利之無政府黨◉瑞西之無政府黨◉英國之無政府黨◉結論

第三種 沈藎

沈藎之遺像
黃中黃著
章太炎先生序

目錄◉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沈藎之畧歷及庚子事變◉第三章沈藎之居北京及其華小頭路之情勢◉第四章滿政府之慘刑及沈藎死後之影響◉第五章結論附錄◉沈藎之輿論二十三則◉詩附八則

第四種 吳樾

不日出版

國粹文學之一 文信國指南錄

鄭所南之文丞相述略○王陽明序○文信國公自序○文信國公後序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神田區南神保町七番地
華商　古今圖書局代啓

亡國慘記

是書寫滿清入關以來虐待我祖我宗之慘狀字字悲哀字字淚血皆係當日之眞像其筆記諸公又皆爲有明之遺老而爲吾人之所耳其名而慕其人者是誠具有良心與有民族觀念者不可不讀之金丹品也現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發行所 **亡國紀念會**

總售處 **民報編輯部**

中國路礦航運危亡史

洋裝一冊定價二角

寄售處 清國留學生會館 中國書林

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

是書爲會稽先生所作考證精確議論閎深自來言中國民族者未有能及此者也著者自署獨念和尙蓋山林高隱之流而悲憤之氣時露言外昔人所謂刑天舞干猛志常在者庶幾近之至其上窮皇古下測未來非胸有千古者必不能道其隻字是書三卷上卷第一編已成定價六角由本社代售有欲購者即踵門問訊可也　本社白

無政府主義

久津見蕨村著
淵實譯

不日可以出版

宮崎滔天
編輯

日文 革命評論

每月二回 五日廿日 （第壹號九月五日發行）

定價 一部……三錢五厘 十二部……四十錢
二十四部……七十五錢 五十部……壹圓四十五錢 （郵稅不要）

此種襍志、實活躍於地球表面之革命時運所生出、請觀今日露西亞革命之現狀、支那革命之暗流、獨佛社會黨員之活動、伊、西無政府黨員之努力、英米各國最顯著之人權之發達、以及印度南洋亞非利加各種民族、皆稍能反抗蹶起、誰云二十世紀、非世界革命社會改造之時代耶、嗚呼、天時既到、人力亦奮、所期著眼於宇內之大勢注心於蒼生之安危之仁人義士、急起直進、勿稍懈怠、所望醉生夢死於現社會之濁流中者、聞此警鐘、眠者皆醒、醒者皆起、起者皆走、他日記蛇起陸、旋乾轉坤、上帝乎、脩羅乎、波旬乎、一切聽我指揮、受我約束、作者有餘榮焉、特此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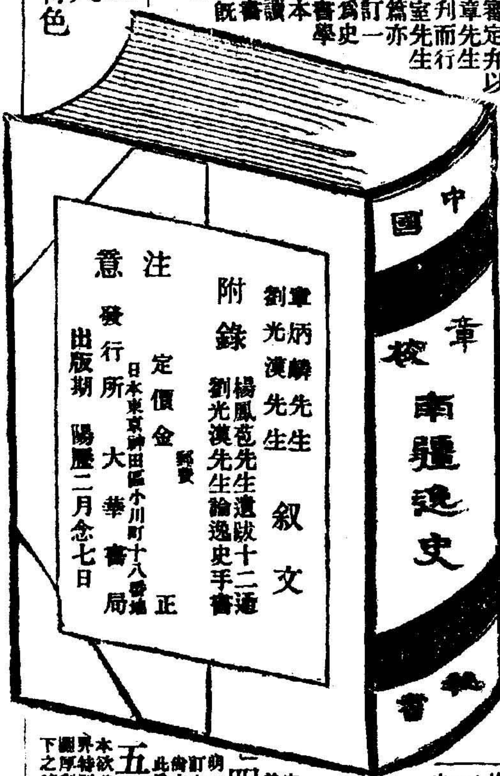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三丁目一番地 革命評論事務所

敬告全國購書者

中國遺書出現

緣起

我國以無史稱果無史乎無良史而已晚近以來史益蕪穢甚者顚倒黑白昧春秋之大義是亦學者之所衰願欲求直筆於天壤則野史尙矣本局同人爲遺輸學界計是以於尋常編譯各書外復不惜艱困廣羅遺書玆於日本某藏書家處抄得南疆逸史一種審爲我國失傳之本爰緝當代國學鉅子章炳麟劉光漢兩先生審定弁序言復經章先生細爲警校刊而行之末附秋室先生跋文十二篇亦佚文也共訂一巨帙將以爲史家之資料書學校之教科本海內君子讀故國之亡書拾遺聞於既往亦有樂於斯乎



批評一 章炳麟

章炳麟氏曰足以比肩陳承祚之三國志視南唐書魏書過之遠矣

批評二 劉光漢

劉光漢氏曰昔李瑤據溫氏南疆逸史而作南疆繹史時溫民書已佚其半復多所點竄頗乖原書之意溫氏列明四王爲本紀其旨與王螺山相符是野史中之完善者也

五大特色

一 原書價値古人如萬氏李氏久有定論爲近代民族的信史

二 已不傳於中原爲海外之秘籍

三 經當代名博者者之士所校定成爲精善之本

四 印刷之鮮明精深裝訂之優美高鋳在歷史界此爲第一書同人爲向無刊

五 本欲普及於學界特別廉價不圖厚利迥異時下之諸刊

無限責任

廣部銀行

本行營業已二十年。個人組織。無限責任。各種存欵。貸欵。及滙兌。此外總行銀行業務。誠實爲旨。迅速爲要。以謀彼此之便。請幸賜惠顧。不勝榮光感激之至。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四丁目
廣部銀行本店
總辨行主 廣部清兵衛
支配人 五十嵐鍋次郎
馬電話本局 九三三番
電話本局 四一一番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三丁目
廣部銀行神田支店
主任 廣部精
監理 五十嵐鍋次郎
電話本局 六二八番

東京市麻布區三河臺町
廣部銀行麻布支店
支店長 廣部七郎
電話新橋 三九三三番

敬啓　本公司自明治初年創設以來專經理運送事件凡一切往來貨物行李皆可包運價格從廉總以便利神速爲貴以符貴客商之望近來運送店多不務實以致遲延誤事不淺甚至格外需索令人可恨敝公司有鑒于此誓不欺騙以聯絡中外客商保存固有信用爲目的敝公司與日本郵船大阪商船各輪船會社保險公司定有特約兼之辦有歷年名馳歐美如謂不信謹請試之即知非虛言也敝公司于各處火車站皆有經理人沿途照料周到萬無一失如有變故除天災外本公司有賠償之責任故爲他公司所不及今特以告大華國客商諸君如有運送事件即移玉至本公司面議或用電話通告本公司當派妥人往商亦可伏祈惠顧爲幸

今特爲大華國留學生諸君之便利計敝公司與日本郵船會社定有特約乘船票以九折發賣更有欲買壹貳等之船票者由新橋至神戶之火車票自敝公司出可也且橫濱至上海之行李費亦由敝公司出可也惟以柳行李爲限

本公司東京日本橋區西河岸二番地

原鐵廻漕店

海陸貨物取扱所

總經理　大田秀三郎　電話本局三一七〇番

中國諸位先生事體經理人　大栗虎三　電話本局二一七六番

上海天津北京漢口宜昌長沙蘇州杭州鎮江福州廣東香港各地行貨物取扱

東京神田區一ッ橋通町

原鐵神田荷扱所

電話本局二四二四番

來稿

虛無黨小史

淵實

此篇爲日本文學士煙山專太郎先生所著「近世無政府主義」之第三章。(自七七頁迄一九六頁)原名爲「革命運動之歷史」。譯者易爲今名。求符實也。煙山先生爲早稻田大學講師。以熟悉近世史聞。爲外交時報俄事記者。研究有素。篇首羅列著名參考書三十餘種。序例自言語必有所本。又經法學博士有賀長雄先生所校閱。頗有指正。有賀先生爲日俄戰役時日軍中戰時國際法一等外交官。詳知俄羅斯政黨及社會之內容。所言均確爲徵實。東邦之虛無黨信史。當以此書爲第一。

篇中有言「淑性移情莫善於詞」。譯者性喜長言曼吟。然才短。不能多作。愛讀小說。於故國所有已得讀者。約二百餘種。其中有名如(某某)者。自謂似作境中人。今此一篇。其言文學。均注重於小說。所下案語。亦語語似自譯者肺腑中

流出。譯者頗別具感情深恨緣慳。未嘗得讀一册。故於譯諸案語時。細心體會必祈無負作者苦心求免搪突西施之誚

譯者得讀虛無黨信史實自斯篇始然每譯一小段落成似覺此節已於何處見過此節似非專論俄羅斯事者雜感旁午。如懸旌然每多提筆而案語即奔集者。自知佛頭著糞亦甚無謂書而又削。然此心確信在今日若能研究斯篇者則必可得多大福利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讀而嘆之。人同此情也。故勉强復留一二。雖似附贅然自信確有堪解頤者有堪噴飯者。亦未必非使徒讀鄰貓產子之乾燥記事者得一消遣法耳。

此篇原文所有人名地名。專用日本假名。未嘗附注歐文原字。由譯者一一抄出。直接受教於煙山先生故誌一言以表謝忱。及譯音於華文時於前已通行者。決不敢另倡。前未有者則勉强求近於華人通用名字。以便記憶。未知有牽强者否。

虛無黨之進步。非一朝一夕之事。今將分三期以述之。

第一期　文學革命時代

自十九世紀初迄一八六三年

俄羅斯之有文學殆自十九世紀始也亞歷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於十九世紀之初元聘法蘭西渣哥賓 Takobine 黨人賴夏甫 La Haipe 而師事之頗行仁政赦城旦者柏書卿 Pusshkin (一七九九…一八三七) 而召之還嘗問之曰『當十二月十四日之變 (指一八二五年台卡孛利斯坦 Dekabristen 之暴動而言) 卿若在首都果取如何手段乎願無隱乎爾以告寡人』詩人應聲而對曰『然！陛下！臣決可加入於彼等之陰謀』帝亦嘉其率直不之罪也自彼御宇二十年間拿破崙方得志北伐彼欲自固其國基以當此大敵不得不有以收民望故思想界稍稍得自由詩人柏書卿所著風詩極饒理想描當境之失意勉未來之希望一時波流解及老嫗且也一八一五年遠征軍士久駐巴黎 Paris 忽親覩西歐之自由文物讀其書接其人不覺心醉惓懷宗國朝露未晞自此始有創立文學會者名曰夏薩謨德士 Arsamatus 以研究西歐文學於是英吉利文學則擺倫 Byron 蘇

第拾壹號

考德。Scott 日耳曼文學。則漢尼 Heine Klest 邱耐。Korner 一時均不脛而走。有譯爲俄文者。有加註疏証解於原文下者。陸續出版以貢獻於讀者前。夫淑性移情莫善於詞況彼俄人固素處慘淡窮漠之鄉者一旦忽覩此慷慨纏綿之美文正如天半彩雲狂喜相告革命風流漸膾炙於人口凡受其感化力者乃始薰風南來山意衝寒矣

及尼古拉一世 Nicholai I 即位。匆匆而行台卡孛利斯坦之大壓抑力。謀所以束縛政治的文學者。夫俄羅斯之國體固歐亞合半者也其行政也亦然彼乃採東方之專制以莊嚴其君權採西方之利器以鈐制其民黨鐵沙 Iron Tzar 威名使民戰栗特彼尚有嗜愛文學之天然公性故文豪若柏書卿若高巧爾 Gogol 均爲所保護。不作焚琴煑鶴之舉。凡諸所刊行者亦特寬其檢閱焉。(有名之 Revisor 出版於此時) 僅得留此一線微陽。遂大喚起國民之反動。記當時之最爲有力者。則郭禮波 Griboyedoff 所著小說。名『理解爲不幸之基』。大喚醒當時一般熱心功名之士而促其反省高巧爾所著多數之社會小說以溫柔敦厚之風旨發爲婦人孺

子之口吻刺諷當時社會揭其黑幕使明眼人不忍卒讀年少詩人藍孟戕 Lerm-ontoff 多作俗謠短詩。以披瀝社會之痛患語句平易便於口吟而當時一般失望之國民均受其支配矣斯時也說者謂爲神怪主義 Romanticism 文學之風靡時代云。

革命文學之時期。又可得而三分之。其一爲神怪主義風靡時代。思想界既猛受其影響。其次則薛林 Schelling (德人一七七五—一八五四) 及海格爾 Hegel (德人一七七〇—一八三一) 之哲學入來是也。迄於一八五〇年。則日耳曼之唯物論。如廣陵怒濤。一瀉千里。全歐社會。無不辟易。俄人紙上呻吟者。時已三十年。乃始着手於實行。是爲第三期。

夫此等外國思潮。最先被其侵染者。實爲舊都莫斯科。大學學生及教授等。讀薛林之哲學。其神秘的想像。其圓妙的福音。但覺天花爛熳奪目賞心。乃相率而研究其自然哲學積極哲學。於是異想天開。神遊華胥矣。文人章泰哥 Peter Tsebadaikoff 及奈台琴。Nicholai Nadeidjin 皆崇信薛林之學說。而又新發明種種之妄想者

也。

旣而有海格爾之幽元哲學。以其論理的基礎。足以補前者之所缺。故於一八三〇年。遂爲世論之所歸。當是時。舊都莫斯科。忽有一富豪少年。名唐啓徵 Stankievitch 者出。彼弱不勝衣。然氣質溫雅。早歲多病。而理想極高。雖無大治事材。但通徹日耳曼哲學。極富於愛他心。於其別墅。招同志者。共研究形而上者之學。凡其所已知者。所及憶者。莫不眞切親摯。罄情相告。在諸人苟有所思。忽有所悟。亦必互相快談。切磋求是。秋雨聯牀。春風散步。口講手寫。相視而笑。桃源中人。夫何遠耶。未幾彼不幸夭死。同人多散處四方。亦各行其所志。以自利利人。於是海格爾之深邃靈妙之哲學。忽繁殖於學生之間。彼等心醉卓論。即聽講於教室。或散策於公園。凡觸於目接於耳者。聲聲色色。莫不反求諸已。加以觀念論的說明。互相証解辯論。進而愈上以求探夫潛處於森羅萬象之後者。果有何物。而何者果爲人生究極之目的乎。於是懷疑心起。而大動風幡矣。

彼時負盛名。握思想界之牛耳。爲黨人之先導者。則皆出於唐啓徵之門者也。濟濟

多士中有國粹黨。有西歐黨。如歷史家有郭涵腦。Granovskii 擁大學皐比。而鼓吹自由主義。批評家有畢令區。Bielinskii 抗擊文學從來之弊竇。即所稱爲俄羅斯之馬拉 Marat. 者也。是爲西歐黨首領。其國粹黨中最有名者。則伊萬 Jvan 及亞素高 Constantme Aksakoff 兄弟並夏科甫 Katkoff 等是也。更有虛無黨之鼓吹者。巴枯甯 Bakunin (一譯柏格年一八一四—一八七六) 郝震 Herzen (一譯巩神一八一二—一八七〇) 鄂家雷 Ogareff 等。均匹夫而爲百世師。亦一言而足爲天下法者也。彼唐啓徵一介書生。壽不中身。如曇花一現。色相皆定。而業識變現。乃普及大千。講學之功。誠不可思議哉。

其後海格爾學派。復分爲左右二黨。說者以唐啓徵及畢令區代表右黨。郝震及鄂家雷代表左黨云。

然尼古拉一世。以梟雄之姿。大反對於哲學。若夫各種抽象的思想。更爲其所痛恨。比之天魔。彼其意蓋以推哲學者。每易於一世界中。另造出別一世界。復取彼一世界。以印証此一世界。使讀者易作逍遙游。眼高心曠。必有懷疑於聖人與天子者。則

皇帝與名教之大權。恐自此失墮。故於此種著述。禁其出版。然國中曠觀高論之士。每多出於大學諸生。故大學講義。更宜注意。非先檢閱。則不許講習。今記其一事。其時郭涵腦講歐洲近世史。帝面論其刪去宗教改革及法蘭西大革命二章記事。郭涵腦奏曰。臣所講近世史。以宗教改革爲發端。而以法蘭西革命爲歸結。此二事。不啻爲近世史之大綱。一切變態幻相。莫非自此而生。若刪去此二節。則其餘均零星鎖事。不數日。即堪卒業矣。帝曰試取來。朕當卒讀之。郭涵腦乃辭去大學教授。招學生中有志者數人於野。使記誦其口說以傳之云。

當此時也。有描寫俄羅斯下層社會之情形。明農奴與地主之關係。發其悲辛困苦顚連無告之實況。大喚起政府及學界商界之注意者。則小說有二。一爲高巧爾(一八〇九——一八五二)之「死人」。一爲都蓋尼 Turgenieff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之「獵人日記」是也。前者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出版。其中活寫一貪婪之大地主鐵剛夫。Titconiff 善於居積。多買奴隸。頤指氣使。甚於牛馬。凡諸童僕。現世地獄。慘不及言之窮境。詡詡如生。其甚者。乃有農奴一人。欲求得最廉賣價二戈

比 two Kopeiks（一戈比爲一盧布百分之一一盧布重八錢零七約墨銀圓二角二戈比約制錢二十五文）而不可得寫生妙筆直刺心目使閱者鬱鬱無生氣後者於「死人」後二年發行爲二十餘日之游歷紀行目擊中俄農民之氣質風習與其境遇之屯邅而不自知亦不自憐其外毫不加以批評案語使閱者如親歷其境得之言外故有比之於 Uncle Tome Cabin 者非無故也同時郝震之社會小說「誰之罪」出版詩人南拉蘇 Niekrasof（一八二一—一八七七）叠出其巧妙之叙情詩大鼓吹奴隸廢止論文學運動之一方面正如曉日芙蓉其盛可想西歐一方面同時又有聖西孟 Saint Simon（一七六〇—一八二五）佛禮兒 Fourier 羅伯阿文 Robert Owen 等之社會主義流行於諸國間亦輸入俄羅斯大聳動一時耳目於是社會革新思想不惟學生已也漸蔓延及官吏軍人焉其中秘密聚會研究眞相者不少尼古拉一世覺其有異乃行嚴密偵探一八四九年四月遂捕畢勒類 Mikhail Petraschevskii 等青年三十三人於首都彼得堡 Peterberg 自九月末日迄於十一月十六日此四十六日間開軍法會議以公判之命侍從武官南

波哥 Nabokoff 將軍爲裁判長。解來廷 Galeitzin 公爲副裁判長。三十三人供言。每金曜夜。羣集於畢勒輭之宅。開一文學會。自外國密行輸入禁書。羣相抄讀。討論。甚有批評研究及於布隆東 Proudhon 者。裁判長乃宣言彼等三十三人。被惑於無政府主義。輕視皇帝。汚蔑法令。菲薄官長。宜以大逆不道論。自提倡者畢勒輭始。官吏八人。宮內官吏二人。近衛士官四人。文人二人。學生二人。語學教師一人。平民一人。罪皆棄市。千八百五十年一月。初吉清晨。驅至塞米奴 Semenovs 命著白衣。以示洗心知過。命接吻十字架。以祈懺悔於上帝。方擬行刑。忽一騎銜皇命來諭以皇帝不忍爾輩無知。罹于大辟。仰體上天好生之法。特與寬典。減死一等。汝輩其自新。於是二十二人。幸慶再生。雖然活罪尚未可逃也。時定十人鑛山徵役。二人輸爲城旦。八人罰充軍徒。二人處以永禁。

其中有工兵中尉陶德全 Dostoyevskii 者。即其後負文學之大名者也。

淵實案。尼古拉赦此三十三人者。亦爲千慮一失。吾計宜利用其貪生怖死之公性。言者必殺。則聞者自足戒。而實行者日希矣。蠢爾貉子。煦煦何爲。不然則

宜官之以銷磨其怨望心。使知深仁厚澤。激發天良。奈何計不出此。錯此一着。徒貽子孫憂。惜哉。豈其眞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乎。然吾聞俄人呼之爲鐵沙矣。苟其不忍也。則正宜呼之爲老佛爺。或曰。人亦有言。叱咤辟易之英雄。固仁於念佛吃菜之老嫗也。

尼古拉一世。深恨西歐文學。足以煽惑其國民也。乃實行壓制手段。嚴禁學生游學外邦。致電於瑞士比利時等國。促留學者速歸。且特設游歷劵局。凡欲出國門一步者。必到局領取護照。否則以闌出論罪。定價護照一張。納官稅五百盧布。（約墨洋六百圓）此外局員之花紅。胥吏之漏規。均聽其便。使非貴爵鉅商。決不得稍有假借。又恐其民智之日開也。乃定京師大學堂學額爲三百名。及招考時。則請托遞條。去取早有成見。使非國家勳戚故舊之子弟。則不得入學。於學科中。則廢止哲學法律等課。焉提倡實用科學。以期銷阻理想。幷擴充新聞檢閱所。不問論說記事。其意旨議論。果爲何如。但字句間。有自由　平等　共和　憲法等字者。閱即付火。猶記其一節。最爲可笑者。則其時有一愛國大家。熱心希望國家實行立憲。乃指名其所

愛獵犬爲「立憲」以爲紀念。其後於旅行中。失去此犬。急赴附近報館。倩登廣告叩至三家均不能許。其人窘極。易以他名。始得登告白云。

淵實案偶則廢。習則忘。人之公性也。吾計尼古拉正宜利用此公性。毫不有事。使人望之如天高不可階。則習焉忘之矣。吾自五年前。見有言新學者。不論賢不肖。均能行其所好。今則黃口駘背。均滿口新名詞。而實行者卒鮮。老子曰。「取天下。當以無事」信哉。不然則宜行卒業考試。以招入英雄於彀中。給以進士舉人。彼沐皇恩浩蕩。自當盡終身犬馬之報矣。又何爲「庸人自擾之」耶。或曰。請觀其後。

其後十餘年。果也國內日進。治安衆庶熙熙狀。益富强。尼古拉一世知後顧之莫予毒也。於是思用其實力。以雄飛於世界。及其晚年。實行「斯拉夫統一主義。Ponstl avism」欲擴張版圖。以臨地中海。乃先振翼於巴爾堪 Balkan 半島。無端而招英法二國之大反對。遂釀成克利美 Crimea 半島大戰爭。受大敗之結果。帝憤甚。崩於軍中。（其事著者不詳。亦仍畧之。譯者現譯松村介石所著萬國最近史·上卷已

完不日可供參考）

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ar II 即位。其性質與父全異。彼年少閱歷淺喜功名全棄先代列祖所行之政策。漸實行自由主義。欲一掃國中之宿弊。其着手行政也先釋大學學生員額之定律。（其後以經費不足改從前所定學費五十盧布爲一百五十八盧布）不限人數。減小游歷護照之官稅。復寬新聞檢閱之條例。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告成之後數日。彼曾諭侍臣曰『農奴制度早晚終不可不廢』其後三月。果派『農民事情調查大臣』。致核其事。於是長日嚴寒蜷伏於鐵沙專制之下諸百姓。恍如天空霹靂。久雨新晴。萬衆雀躍。慶祝集會者遍國中。人人心目期其新帝之改革成就。氣象一新。爲千載難逢之一大幸運。其時有一自名標榜自由主義之一日報記之曰。『今日！吾人之心情以喜氣充塞致不能言其狀但覺時溢於眉宇而已。於是！吾深望上下之精神一致吾輩可安坐而待一大改革之前途』又一週報記之曰。『在昔我國政府與人民其間之感情本調和合一者也今也其復見昔時景運乎排階級之習氣融全國一家之觀念使大俄羅斯諸族渾然合於一

爐而治之在斯時也彼西歐諸國自詡文明然革命者數起流血者時告進步舒緩不能達其最終之目的吾國今日上下一心於靄然平和之中不費一兵之勞一矢之力竟能實行此大改革吾俄羅斯民族之力量之名譽果何如乎亦足使彼輩素輕視吾黨自號先進諸國瞠目相視也」云云。

當亞歷山大二世之行新政也正俄人沈醉於淒風苦雨之暗夜。忽而鷄鳴不已。起視東方明星燦燦。於是彼等乃向陽激進。自一八五六年始。學生之稍有資力者多入日耳曼大學復新輸入二方面之思潮。一爲趙賓谷 Schopenhaver（德人一七八八—一八六〇）之厭世教。一爲蒲處訥 Büchner 傅愛白 Feuerbach 等之唯物論無神論。剛德 Comte（一譯孔德法人一七九五—一八五七本報第八號畧有學說）之實驗哲學。及達爾文 Darwin（一八〇九—一八八三）斯賓塞 Spencer（一八二〇—一八九〇）之進化論是也。前日之超絕哲學。唯心哲學。亦死灰復燃。然思想界則一變而麇集於唯物主義之旗下。同時出版事業盛興。新聞雜誌。發行日多。彼等羣倡唯物論無神論。一般之講壇文社。其格調風流。莫不陰鬱

沈悶絕望厭世之態形於詞色矣

其時有一雜誌名「現代人」者實承文學革命第二期之餘波而別開第三期新紀元之先鋒者也其創者爲有名詩人南拉蘇抱悲憫之襟懷所作詩歌行間字裏讀之黯然其後被放則詩人錢內選 Tscherneschewsku (一八三六——一八六二) 及陶伯洛 Dobroyuboff 並入爲記者前者所著小說名曰「如之何 What is to be done?」以求世人之懸解後者所著名曰「長嘯一聲 Whestle」用其嚴格論理的批評以逞其銳利之諷刺推倒一時以求人下一轉語同時有自然派小說家畢森崎 Pissemskii (一八二〇——一八八二) 傚都蓋尼所著小說「父子 Father and Cheldren」而著「荒海」The Hewy Sea 其自序云吾倘自然吾因實寫吾一毫不參以私見後世史家若不嫌鄙細隱曲平心具眼以讀此書則今日社會裏面之活現象當必有所發見」云云其內容則比「俄羅斯之社會爲一混濁荒海其表面塵埃汚穢望之作嘔其裏面腐臃腥羶不容生物秩序紊亂奸盜並作之中描出一秀卓青年白苦樂 Bockranoff 是實抱實利主義行虛無主義者也爲一書

之主人翁彼乏耐久精神然思想極超其性喜實行苟一度遇衝突則必望望然去之故一生不能從事於眞面目眞意氣之事業終亦一無所成只一意送其生涯於快樂無爲中而已」此其大畧也其足爲消極的虛無主義一好模型者實爲畢散萊。Pissareff（一八四〇——一八六八）彼惟觀人生之背面而時下一解頤之批評。使人不堪回首此外事亦不爲名亦不傳與齊宜夫 Zaitseff 等共發行一苛酷之新聞題「露語」Russkol Slovo 大鼓吹虛無主義每發一言必厄人使入絕地而又狂嘗不禁實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也說者謂其後之實行青年受其感化力最多。

當時承西歐風潮別樹赤幟專研究生計上生活代表農民之利害者有一派之社會黨之自負三大論鋒鼎足運動一曰身體宜自由也二曰土地宜均分也三曰財產宜共有也各向一方面擴張勢力借亞歷山大二世維新之大毒以爲護符陽示歡迎陰肆突飛一八五二年初設「自修俱樂部」於首都彼得堡及舊都莫斯科主其事者爲兩京大學生以醫科農科爲最有力其後漸蔓延及於宗敎學校中學校

等。其終則其勢力及於賓塞 Penza 卡山 Kasan 等。原自修俱樂部之始。其目的本爲研究學術。凡得爲會員者。例限於大學生。會員每月集金若干。分爲二部。以一部購求書籍。置備器械。爲研究之材料。以一部均給同學貧苦學生。勉其成學。苟有所餘。則貯蓄以備不虞。其後自外國輸入書籍日多。學問愈進。眼界愈擴。知個人事業。非限於學術研究已也。知學術研究。亦非限於大學學生已也。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舍我輩其伊誰。乃擴充事業。普及於一般學生。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將豫備實行解放農奴之論。而大地主及貴族世家等。均嚚嚚梗命。一般學生。始知天下事。每多出於意料之外。坐而言者。多不能起而行。東鱗西爪。紛紛訴其不平。於是平民暴動。學生示威。所在見告。是年五月。學部尚書某大臣。發令閉圖書館。禁學生爲二十人以上之集會。復申大學學生員額之律。加徵學費。各地學校。乃羣集而舉反對。學生之同時就縛者。常以數百人。聞時穆開洛 Mikhail Mikharloff 被判爲煽動者。罰爲鬼薪。流西伯利亞 Siberia 六年。

自由主義之運動。猶未已也。同時有一秘密團體。爲陸軍士官所組織者。設秘密出

版部於參謀本部中月出雜誌「大俄羅斯。Great Russia」自一八六一年八月迄十一月續刊三號。然彼等所持宗旨。甚爲蕪雜。益以西歐革命黨各派所持主義。諸士官尙未明瞭。每有混立憲思想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爲一談者。觀其三號所標希望曰『一、從來爲各農民所耕之地。自今以始。不納代價。當平均分配之於彼等。一、度支、司法、巡警諸部。當一掃從來宿弊。一、速行召集立憲議會。一、波蘭人可許其獨立。

是年冬。莫斯科 Moscow 司馬陵 Smolensk 士限耳 Tmer 等處貴族相集開大會議。議決「現政府利用農奴解放之問題。以買收下級國民之歡心。求膨脹其逆施之權力。有傷故家喬木之觀念。宜要求其欽定憲法。以限制一時之野心」云云。此時也。革命文學之景運。昌明極矣。一般運動者。有虛無黨。有社會黨。有立憲黨。皆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一八六二年四月。有自署『中央革命委員』者。傳檄全國青年。促其棄絕希望。一志向前。而郝震所刊新聞曰『鐘。Kolokol』亦云敬告我國人『求彼沙「Tzar」能與我等以自由。則與鼠在貓口之得自由。夫復何擇。彼輩持上下一

心者非自欺則欺人耳吾黨今日！已不能不絕望已不得不絕望吾黨最後所持之進步手段無他一赤物 Redness 而已當以火以血莊嚴羅馬諾夫 Remanoff 之家與其黨與者」云云

五月莫斯科大火各部官衙及貴族府邸延燒者不少唱極端論者後藉口於天災之見告於是政府當路諸公頗疑革命黨所爲乃斷行嚴酷手段禁同學會封倶樂部停止日曜學校凡新聞雜誌持反對言論者如現代人鐘等在國中者則直接封禁在國外者則百計查阻其輸入凡欲出版者先納保證金二千盧布以困之逮捕鏤內選等議論者數十人

其時莫斯科大學諸教授等所刊日報有二一「俄羅斯之天使」二「莫斯科」其最有力者一記者則夏科甫 Mihbail Katkoff（一八二〇—一八八七）是也本出唐啓微門下抱極端自由主義前日所著論說有「進步」「自治」「地方分論」「告虐政家等篇其後靜觀時局忽知其同志郝震　鄂家雷　巴枯寧等所持言論終無以達其最後目的之一日徒眩惑世人而惹起猛進甚非所以愛國也乃一轉而

唱反動主義振其健腕大鼓吹國粹論獨立以對抗一時之趨勢彼思想銳越久負時望而舌辯翻瀾更足動聽又時以美人芳草之句寫山高水長之情淒然動人故革命黨一時大失勢力雖內黨人分裂外由苛政厲行然有大力者實爲彼一人是後諸秘密結社知目前趨勢國粹黨人排吾輩以空言政府則排吾輩以實力如背水陣與其退而自相踐踏無寧競進一八六三年三月三日有布「國民所必要者何在」二篇傳檄全國以求各小黨派之反答而聯合其希望土地與自由者爲一大黨共同進行復刊一機關日報名曰「自由 Wolja」在彼得堡如此在卡山者亦同時協學生與士官下級官吏等設一支部忽事洩被捕者數十人其年波蘭有起兵者巴枯寧奔走四方募義勇兵以應之然卒不果郝震亦爲其同志所强載論於新聞鐘以表同情兩京大學生同時行示威運動波蘭駐防之士官官吏中亦多通聲氣於叛黨者風聲鶴唳洶湧一時未幾忽定若無一毫能力者然其故爲何則夏科甫之力也當時波蘭亂萌本爲英法諸國所煽動俄人久渴不擇漿亦因其所夏科甫奮其燃犀吹毛於筆大喚起愛國心一時士民皆回面內向波蘭軍力遂至

披靡。而政府後毅然實行最後不兩立手段。不日即告昇平云。

（第一期已完第二期續出）

深夜獨不寐。倚樓東望鄉。
天高雲意淡。月落露華涼。
三籟以時寂。九思爲誰長。
哀鴻汝知否。四度客重陽。

敢死論

病已

於庳。今日吾輩之所最缺乏者。惟敢死之武德耳。夫畏死者。初民之本性也。英王若耳治第一之時。有于德之韓諾華山澤間得毛民者。聞聲而戰栗。見影而狂奔。舍恐怖以外無他事矣。自文化漸進。宗教既與肉體之痛苦有所不惜。此如日耳曼種人者森林中所奉行之條頓宗教。其教義謂死于刀下者。能乘虹而至其神胡頓之宮。惟病死與老死。爲生人之大不幸事。日耳曼種人受此教義。故能奮勇于戰場。爲世界最名譽之人種。佛家亦謂捨身以度衆生。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世無論古今

教無論良楛皆當以提倡敢死之事爲目的人無論聖凡學無論精粗皆當以實行敢死之事爲結果吾嘗觀之社會其智冠儕輩學究天人淵淵乎有道心者大抵有敢死之氣下至艸野之盜賊閭巷之小民奮臂競爭無所畏憚亦決非畏死之徒之所能者其最畏死者爲中等社會。即其智識較常人略高而又未可以爲有學問者也。世態既悉則外貌故爲深厚利害既究則舉趾務必安評議論既多則實行有所不耐鋒鋩既鈍則平和爲其方針聞死之一字方且目爲不祥遑問其能死乎雖然。天下之事。決非畏死者之所能任也。天演日烈物競不止。謂天擇之事擇能死者可耳。馬丁路德與友人出游。其友爲雷所殛馬恍然悟人生之無常。于是洞徹死生之觀。強毅不屈當一五二一年之窩牧會議雖以加羅帝之威力不能屈之卒以挽回頹風。創立新教。哥泰士之始至墨西哥也。從佛拉刻羅士登陸其第一事。即破壞彼所乘之艦隊。于是奮勇而前。卒能平定蠻民爲墨西哥之王。故吾敢斷言曰敢死者未必死而畏死者必不成功。統觀古今之人物其成事之鉅細。一以敢死之心之強弱爲程。昭昭然也。大抵寒國之民其心之鼓血與四末之廻血。周流開闔。皆較溫

士之民爲遲。故其民勁悍而敢死。試觀斯巴尼亞傳位之戰爭。北士之民居南國者。必不若處北之有功。是何也。亦地理上之影響使然也。雖然大勇之士不爲方隅所囿不爲地勢所域如斯巴達非南方之國歟顧其士民善戰以敢死稱至今談歷史者無不馨香而禱祝之此正吾國南部諸國民之所當取法者夫希拉大將蘭雅尼特斯之死于波斯軍也千人之兵隊無一生者日耳曼俗凡大將既死則壞其屍而死者更數百人。死固男子之本分乎。頗聞今日學生談及學海陸軍則惟恐有馬革裹屍之一日蓋吾國所以至今奄奄無生氣非特外不能與萬國爭幷內不能逐少數之東陬貉子其原因在此不然拚一死以謀國則四萬萬人中當有幾許之健將以帥革命之軍當有幾許之刺客以殺漢奸當有幾許之健兒以供奔走人才濟濟必大反乎今日之景象矣自畏死之心切而偸安之意興故吳梅村之絕命詞曰恨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偸活。古來之庸人。古來之賤奴。皆畏死之人耳。是固不足惜。吾所最惜者則天下每有一種厭世之人以宇宙爲囹圄以境遇爲桎梏當其俯仰困苦不可終日之時尚不思建功立業以大業自任而乃發憤自戕或孑身蹈海死則

死矣毋乃類于匹夫匹婦之所爲乎天下之事苟以死自任千曲百折以圖之近則其效果可以親見遠則亦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未可以英雄短氣也十八稘之初英國之民與十八稘之末法國之民皆革命更始之民也其自殺亦倍多于平時然而論者怪之爲其既能自戕則斷頭之痛苦九原之冷淡當所不辭者而何以不利用此精神以成敢死之事也要之處今日之中國其一切之現象皆不滿人意。是以庸夫怯焉。狂夫沮焉。誦丁尼孫挂帆滄海風波茫茫之章。望美人而不見。吹參差其誰思噫。

記者按發憤自戕。誠屬無謂。然天下必多此輩。而後臨事不懼。何者。無名譽之死。尚優爲之。況復見危授命爲舉世所尊崇耶。若必選擇死所。而謂鴻毛泰山。輕重有異。則雖値當死之事。恐亦不能死矣。羅馬人之敢死。即被斯多牙派之遺風。是則無事而能自戕者。有事則未有不奮身搏戰者也。凡事取法乎上。所成不過中流。自戕之風。當開之。不當戒之。太炎附識

附錄

與國民新聞論支那革命黨書

漢民

自江西湖南之事起。日本上下。始大注意於我國民黨之事。而各報之稱譽革命軍行動者。亦不一而足。惟國民新聞。獨有刺譏之論。故寄書辨之

附載於此並譯爲漢文如後

國民新聞記者足下　余ハ一月九日ノ貴紙ニ於ケル「支那ノ革命黨」ト題スル論文ヲ閲シ其議論ノ謬レル甚タシキヲ見ル。想フニ足下ノ論スル所ニ就テ之ヲ察スレバ。足下ハ未タ嘗テ支那近代ノ歴史ヲ讀マズ未タ嘗テ支那民族ノ關係ヲ知ラズ且ツ未タ嘗テ支那民黨ノ眞相ヲ知ラズシテ。然カモ貿々然トシテ之ガ批評ヲ試ミ放言シテ擇ブ無キノ人ニ非ザル無キヲ得ン耶。予ハ支那人ニシテ革命黨員也故ニ支那革命ノ問題ニ關シテ足下ノ蒙ヲ啓キ足下ノ謬ヲ正スハ余ノ義務タルト同時ニマダ予ノ權利ナリト信ズ。即チ乞フ爲ニ之ヲ辨セン

夫レ人民ハ國家ノ要素ナリ。然ルニ茲ニ兩乍ラ感情ノ相調和スル能ハサル所ノ民族アリテ同ジク一國ノ內ニ居リ然カモ少數惡劣ノ民族ガ多數文明ノ民族上ニ蹲踞シ肆ニ階級專制ノ政治ヲ施

第拾壹號

イテ之ヲ壓制スルガ如キコトアラバ如何。是ノ如キ國ニ於テハ政治ノ改良ハ到底行フベキニ非ズ。コレ則チ支那革命黨ガ苦心焦慮シテ滿洲朝廷ヲ傾覆スルヲ以テ改革ノ妙案ト爲ス所以ナリ蓋シ支那民族ト滿洲民族ノ眞相ヲ知ラント欲セバ。須ラク支那三百年來ノ歷史ヲ披覽スルヲ要ス。支那民族ハ素ヨリ甘ンシテ滿洲ノ壓制ヲ受クル者ニ非ズ。故ニ屢々强大ノ反抗力ヲ起シ。而シテ多數臣民ハ敢テ滿洲ノ爲ニ忠ヲ盡スノ念アル事無シ。而シテ之ニ同時ニ滿洲民族モ亦支那民族ヲ同化シ或ハ吸收スル事能ハズ。乃チ專ラ威壓箝制ヲ以テ政策ト爲シ以テ支那民族ニ臨ム。是ノ如ク支那民族ト滿洲民族トハ其利害常ニ相反シ。之ガ爲メニ一日モ革新ノ善政ヲ擧グル事能ハズ。蓋シコノ兩民族衝突ノ点ハ或ハ隱ニ或ハ顯ニ瀰漫シテ其迹ヲ掩フ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故ニ支那革命黨ノ滿洲ヲ排スル所以ノモノハ僅ニ單ニ復仇主義ニ基クニ非ズ。實ニ政治ノ思想ヨリ來ル也。抑モ滿洲人ノ支那ニ入ル也其屠戮ノ數百萬ヲ以テ計フ。カノ嘉定屠城之篇揚洲十日之記ヲ見ズ耶。其野蠻殘忍ナル支那人民今ニ至テ猶ホ餘痛アリ。三尺童子ト雖モ亦滿人ノ仇讐タルヲ知ン也。是故ニ前時支那民黨ノ激烈ナル者ハ滿洲民族ヲ撲滅殲盡シテ。今日ノ革命黨ハ稍ヤ之ト異ナルモノアリ。タヾ彼ノ異族專制ノ政府ヲ倒シテ我ガ漢族ノ政權ヲ回復スルヲ以テ主トナシ滿洲人民ト雖モ之ヲ抵抗セサルモノハ必シモ之ヲ目シテ敵ヲナサス。滿洲政府倒シ政權回復シタル以上ハ滿洲民族ヲ見ルコト支那民族ト同一ニシテ必シモ更ニ殺戮ヲ以

ヲ仇ヲ報ユルガ如キ事アルコトナシ。コレ即チ近代ノ革命黨ノ眞相ニシテ苟モ支那ノ內事ヲ論ゼント欲スル者ハ須ラク先ツ之ガ大概ヲ知ラザル可ラズ。然カルニ今マ貴紙ノ革命黨ヲ論スルヤタダ曰フ

頻リニ滿洲政府及ビ滿洲人敵視シ……………………………………

先ツ北京朝廷ヲ倒セテ滿洲人ヲ逐ヒ拂ハントスル云云

貴紙ハ殆ド支那民族ノ關係及ビ支那民黨ノ眞相ヲ知ラズ。而シテ知ル所ノモノハ斯ノ如キニ過キザルノミ

貴紙曰

今日ニ於テ滿人ト漢人トハ均シク支那人ニシテ世界ノ眼中ニ於テハ何等ノ區別ナシ要スルニ滿人ハ漢人ニ比シテ其分量ニ於テハ或ハ十分之一モ足ラサルベシサレド滿洲分子ハ支那ニ於テハ有力ナル分子ナリ之ヲ排斥シテ如何ナル利益ヲ博ス可キ乎唯ダ自カヲ貫目ヲ損スルニ過ギサル可シ云云

何ゾ紕繆笑フ可キノ至リナルヤ。夫レ漢人ト滿人トノ今ハ同シク支那人タリト雖モ其界別ノ彰明ナル。タヾニ漢人三尺童子ノ能ク之ヲ知レルノミニ非ズ。滿人三尺童子モ亦能ク之ヲ知ル。然リ其之ヲ知ツテ而シテ之ヲ懷フテ忘ル能ハサルハ漢人モ滿人モ皆然ルナリ。惟其レ是ノ如シ

第拾壹號

故ニ支那ニ於テハ民族ノ關係ハ直接ニ政治ノ關係タリ。若シ貴紙論スル所ノ如ク漢滿人ハ世界ノ眼中ニ於テ何等ノ區別ナシト爲サバ。支那民族ハ其ノ自家直接ノ痛癢ヲ舍テ、局外一般ノ觀察ニ從フテ進退セサルベカラズ則チ譬フレバ。盜賊ノ人家ニ忍ビ入リテ其主人ヲ殺シ其子弟ヲ畜ソテ之ヲ自家ノ奴隸ヲ爲シ幾多ノ歳月ヲ經タル後其ノ鄰人ノ之ヲ見テコレ一家族ニシテ其間何等ノ區別無シト爲スニ際シ。其ノ子弟亦其鄰人之觀察ニ從ヒ盜賊ト自家ト一家ノ裏ニ在ッテ何等ノ區別ナキヲ以テ我ハ戢々トシテ馴伏シ仇敵ノ氣息ヲ仰クモ妨ゲ無シトナスガ如シ。天下寧ロ是理有ラン耶。方今歐米各國ニ在テ誠ニ支那ノ內事ニ注意スル人士ハ恒ニ支那民族ノ關係及ビ滿漢人ノ區別ヲ知レリ。而シテ余ハ今之ヲ纏引シテ徵トスニ暇アラズ。然ルニ貴紙ハ未ダ嘗テ支那近代ノ史ヲ讀マズシテ。然モ輒ク筆ヲ放ッテ之ヲ論ズ則チ貴紙ガ世界ノ觀察ヲ語ルニ足ラサルヤ明ナリ矣

更ニ問ハン。記者足下ハ日本ノ今日ニ生レ今日日本ノ國是亦定マレルモノアルモ。然レ雖尊王覆幕ノ諸義士アルニ非ズンバ。則チ日本安ンズ今日アラン。尊王覆幕ノ義擧ヲ實行スル者アルニ非ラズンバ。日本亦安ンズ今日アラン。然ルニ前日ニ在ッテハ世界ノ日本ヲ見ルモノ何ゾ嘗テ其目中ニ王室幕府ノ區別アランヤ。若シ貴紙ノ論ヲシテ幾日ニ倡行セシメバ。則チ幕府ハ覆スラ可ズ。而シテ日本ノ國是ハ今日ニ至ルモ猶ホ未ダ定ム可ラサルヤ。若シ貴紙ノ言フ所ノ如

クンバ。凡ソ一國ノ政治改革ハ一ニ外人ノ觀察ヲ見テ標準ト爲シ自國ハタヽ之ニ隨ツテ轉移スルアルノミ。世ノ外ニ鶩スル者貴紙ノ如キハ予ノ未タ嘗テ見ザル所也

貴紙滿洲人ヲ以テ支那有力ノ分子トナシ之ヲ排斥スルハ利無クシテ却ヘ自カラ損スル所以ナリト爲スモ、貴紙ノ所謂有力トハ何ヲ指シテ謂フ乎。其能力アルヲ謂フ耶。則チ滿洲民族ハ其文明遠ク漢人ニ遜レリ。倘シ滿洲人ヲシテ必ズ治者タルノ地ニ居ラシメ而シテ其ノ能力ヲ發展シ以テ支那民族ヲ臨制セシムベシト爲サバ。コレ則チ眞ニ支那四億人ノ同聲ニ反對シテ決シテ首肯セサル所ナリ。然ラバ則チ其勢力アルヲ謂フ耶。蓋シ其ノ勢力ナルモノハ滿洲人ノ爲ニ其羽翼ヲ爲スモノニシテ。正ニ我ガ漢人ノ藐シテ之ヲ去ラント欲スル所ノモノタルニ外ナラズ。彼ヤ其權力ヲ弄シテ以ラ專制ヲ逞フス。然カモ有力分子タルガ爲ニ敢テ排斥セズトイフハ。コレ眞ニ奴隷ノ言ナリ。且ツ是ノ言ヲ爲ス者ハ未タ嘗テ政治ノ學ヲ知ラサルモノナリ。何トナレバ大凡一國ノ中在テ權利ノ支配ヲ受クルニ當リ。其不平ヲ倒フテ之ヲ平ナラシムル時ハ毫モ國力ヲ損セズシ寧ロ却テ之ヲ加フルニ至ル。即チ貴族政体ノ國ニ於テハ貴族ハ有力ノ分子ニシテ君主專制政体ノ國ニ於テ君主ハ有力ノ分子ナリ。故ニ倘シ有力ノ分子ハ排ス可ラズト謂ハヾ。則チ古ヨリ以來貴族政体ト君主專制政體トハ永久ニ世界各國ニ存シテ。政治ノ改革ハ到底行ハル可キニ非ズ。日本ノ事ヲ以テ例セバ。曩日在テハ幕府ハ貴紙ノ所謂有力分子ナリキ然カモ幕府ヲ

第拾壹號

覆シタル後其日本ニ損益スル所如何ゾヤ。余ヲ以テ之ヲ論ゼシメバ幕府ノ日本ニ於ケルハ滿洲人ノ支那ニ於ケルニ較シテ猶ホ政治能力ヲ有タリキ。然モ一國ノ政治ノ大本ヲ立テンガ爲メニハ尙ホ之ヲ排斥セザルヲ得ズ。然モ況ヤ政治能力ノ支那民族ニ劣ル事ナル滿洲分子ヤ。貴紙ノ意ヲ推スニ貴紙バ支那革命黨ハ惟タ滿洲人ヲ殲殺スルヲ主張シ。滿洲人悉ク死シテ漢人獨リ存スルヲ冀フ者ナリト猜疑シ。之ガ爲メニ自カラ其貫目ヲ損ス云云ノ議論ヲ生ジタルナラン。然レ雖モコレ支那革命黨ノ眞相ヲ知ラザルノ過チニ坐スルノミ。支那革命黨ノ目的ハ滿洲政府ヲ覆スルニアリテ滿洲人ヲ仇殺スルニアラズ。則チ所謂排斥スルモノハタヾ滿洲人ノ上ニ蹲踞シテ政治ヲ爲スノ階級タラシメ以テ不平等ノ政治ヲ造成スルコトヲ許容セザルノ謂ノミ。滿洲政府既ニ倒レ。支那ノ革新既ニ成リ。共和立憲國ヲ創立スルニ至ラバ。即チ滿洲人ノ能力アル者モ同シク發展スベキノ道アリ。支那ノ貫目ニ於テ何ゾ毫末ダモ損スル所アラン。貴紙ノ言フ如ク滿洲分子ヲ支那ヨリ盡シ去ツテ然ル後革命始メテ成功スト爲スハ則チ大ニ惑ヘリ矣

貴紙又タ曰ク

單ニソレ迄ナレバ尙ホ可也滿トテモ排斥セラレテオメ〳〵ト引キ込ム者ニアラザル可シ彼等モ必ズ多少ノ抵抗ヲ試ミルナルベシ假令彼等ハ少數ナルモ勢力アル少數者也則チ治者ノ側ニ立ツ少數者也若シ彼等ガ生死ヲ賭シテ爭フニ於テハ勝敗之數未タ知ル可ラサル也云云

此言支那革命ハ必ス滿洲人ヲ排斥シ盡スト爲スヲ以テ其前提ト爲ス。然モ其前提ノ誤レルコト既ニ上述セル所ノ如シ。故ニ此ニハ之ヲ辨駁スルノ價値無シ今ヤ我ガ革命黨志士仁人ハ義ヲ扶ケテ起リ既ニ其目的ノ正ニ出ツルヲ信ジ而シテ疑フ所無シサレバ成敗利鈍ノ見ハ以テ之レヲ撓ムルニ足ラザル也露西亞ノ如キハ其專制政治ノ組織ノ完密堅固ナル蓋シ滿洲政府ノ比ニアラズ然モ其國ノ革命志士ハ身命ヲ犧牲ト爲シ血ヲ流シ難ヲ犯シテ之テ爭ヒ今ニ至ツテ屈セズコレ支那革命黨ノ贊歎シテ呼ンデ同鬭者ト爲ス所也今日支那ノ革命ハ其情勢盡ク露國ニ同シカラズト雖モ然モ苟モ支那革命黨ニシテコノ艱苦卓絕百折不撓ノ志氣無カラシメバ則チ安ンゾ能ク屢蹶屢起久フシテ而シテ益振ヒカノ異族殘賊ノ政府ノ殲滅スル所トナラザルヲ得ン耶貴紙ハ既ニ審フ支那ニ於ケル種々ノ內相ヲ知ラズ故ニ之ヲ論ジテ其實ニ中ラズ漫リニ危詞ヲ爲リテ革命黨ノ意氣ヲ消沮セント欲ス何等ノ淺見短慮ゾヤ。

貴紙ハ又更ラニ其論步ヲ進メテ曰ク

故ニ彼ノ革命者ノ運動ハ內亂ヲ意味ス激慘ナル內亂ヲ意味ス萬一成功スルモ自カラ其勢力ヲ削減スルヲ意味ス而シテ勝ツモ負クルモ到底此ガ爲メニ外國ノ干涉ヲ惹起スルヲ意味ス扨テ愈外國ノ干涉出デ來リタリトセバ其結果ハ如何ニアルゴトキ一國對一國ナラバ支那トテモ滿更ラ引ケヲ取ルコトノミニアラザルベシサレド一國對各國ニ於テハ到底何等ノ成算

アル無シアルベキ筈ナシ而シテ其極ハ支那ノ獨立モ領土保全モ全ク一時ノ夢物語トナルニ過ギズ豈憐レム可ラズヤ云々

此レ支那ガ將ニ革命運動ニ由テ内亂ヲ生ジ内亂ニ由テ干渉ヲ召キ干渉ニ由テ瓜分ニ至ルヲ論ズル也然レモ革命ノ内亂ヲ生スル否トハ乃チ吾人ノ夙ニ研究シテ至熟セル所ノモノ余ノ同志某君曾テ『民報』雜誌第六號並ニ第九號ニ於テ之ヲ論ジ既ニ此問題ヲ解決シテマタ剩義アルヲ見ズ今其研究ノ結果ヲ約言シテ貴紙ニ告グン大抵革命ノ事業ハ建設ヲ以テ目的ト爲破壞ヲ以テ手段ト爲ス破壞ノ時ニ當ツテ生ズル所ノ惡現象ハ即チ内亂ニシテ其良現象ハ即チ撥亂反正也而シテ或ハ良或ハ惡ナル所以ハ一ニ建設ノ目的ニ由リ二ニ破壞ノ手段ニ由ル破壞セント欲スル所ノ目的物ニシテ誠ニ社會ニ適セズ而シテ建設セント欲スル所ノモノハ之ニ反セバ則チ其現象ハ良有シ惡無シ今ノ革命ヲ言フ者其破壞セント欲スル所ノモノハ即チ異族鈐制ノ勢力也專制ノ淫威也社會經濟不完全ノ組織也大凡是皆社會ニ適セザルモノ也而シテ其建設セント欲スル所ノモノハ民族的國家也民主立憲政體也國家社會主義也コノ建設ノ目的ニ本ヅキ以テ破壞ヲ行ハバ其革命也決シテ惡果ヲ生スルベキニ非ズ。支那ノ前代ニ當テ革命累リニ起ルヤ其政府ヲ傾覆スルニ際シ力ヲ用フル少ナク歲月ヲ要スルマタ久シカラザリシモ野心家ノ相爭フテ帝ト爲ル也力ヲ用ユル多ク歲月亦久シキヲ要シタリキ故ニ革命ノ内亂ヲ生スルハ其手段之ヲシテ然ラシムルニアラ

ズ其目的之ヲシテ然ラシムル也。今支那ノ革命黨ハ其目的自ラ帝制ヲ起スニアラズ即チ政府ヲ顚覆セル後ハ革命者ハ共和立憲主義ヲ奉ジ相爭ハザルガ故ニ爭奪生セズ何ゾ內亂作ルノ虞有ラン。破壞ノ手段ニ至ツテハ則チ滿洲政府ハ其死黨ト共ニ極メテ少數ニシテ而シテ漢人ハ大多數ヲ占ム故ニ之ニ勝ツハ易々タルノミ。外界ノ刺激ノ如キモ又佛國十八世紀當時ノ如ク劇烈ナルニ非ズ。則チ民黨相與スルノ間利害共ニ同ジク互ニ調和シテ一致ノ活働ヲ爲シ其軋轢ヲ避クルヲ以テカノ恐怖時代ノ如キハ復ニ見ル可キニ非ズ。コレ革命ハ內亂ヲ生スベシト言フノ洗ヲ以テ妄ナリト爲ス所以ナリ。

次ニ國際ニ就テ之ヲ言ハンニ倘シ革命ヲシテ義和團ノ如ク高ク扶清滅洋ノ幟ヲ揭ゲシメバ。則チ自ラ干涉ヲ招クニ至ルヤモ知ルベカラズト雖モ若夫レ革命ト目的ニシテ單ニ內政ノ改革ニ在ラシメバ。即チ各國ノ政策ニ妨ケ無ク各國自ラ藉口スル所無シ。倘シ革命軍起リ轉戰年ヲ經ルガ爲メニ商業上ニ影響ヲ受ケ各國或ハ商業ヲ保護スルガ爲メニ兵ヲ發シテ亂ヲ平グルニ至ルベシト謂フ乎。コレ國際ノ法ニ反セリ。蓋シ國際法ニヨレバ一國ハ他國ニ於テ急迫直接ノ危害ヲ被ル場合ニ非ザレハ。即チ干涉ノ手段ヲ用フルヲ得ズ。且ツ商業上暫時間接ノ影響ヲ蒙ルハ兵ヲ動カシテ他國ノ內事ニ干涉シ之ガ爲ニ直接ニ自國民ノ生命財產ヲ耗損スルハ二者ヲ比較セバ其利害ノ間必ス擇フ所アリ。故ニ列國ハ輕輕シク干涉ヲ爲スベキニ非ズ。コレ革命ハ瓜分ヲ招

第拾壹號

クト言フノ論ヲ以テ妄ナリト爲ス所以ナリ。以上極メテ簡單ノ語ヲ以テ此重大ノ問題ニ解答ヒリ。若シ其詳ヲ見ント欲セバ則チ民報第六號並ニ第九號ニ就テ之ヲ閲セヨ

終リニ臨ンデ更ニ一言スベキモノアリ。即チ支那革命ト日本トノ關係コレナリ。今日世界各國ノ視線東亞ニ凝注シ。而シテ支那ノ存亡ハ尤モ日本ヲシテ直接ニ其利害ヲ感セシム。之ヲ齊東野人ノ揣測ニ聞クニ曰ク

日本ハ支那ニシテ强ケレバ。則チ自國獨リ覇チル能ハザルヲ慮リ寧ロ滿洲政府ヲ利用シテ傀儡ト爲サントスルノ意アリ。故ニ支那ノ革命ハ日本ノ忌ム所アリト。余ハ竊カニ此言ヲ以テ謬レリト爲ス也。若シ日本ノ政府並ニ國民ヲシテ遠識アラシメバ。思フニ必ズコノ謬見ヲ懐カサラン。蓋シ操縱揣闔ハ所謂戰國流ノ外交ニシテ近世ニ於テハ只ダ露西亞ノミ好ンデ之ヲ用フルモ然モ其ノ得失ノ如何ハ當世ト共ニ見ル所ナリ。姑ラク他國ノ闇弱ヲ以テ利ヲ爲スノ人道ノ主義ニ悖レルヲ論スルコトヲ休メテ滿洲政府ハ果シテ傀儡トシテ用ヒ易キ政府ナルトスルモ。然モ之ヲ用フルモノハ必シモ日本一國ニ非ズ。日露戰爭ハ露國ガ滿洲ヲ以テ傀儡ト爲シ日本ヲシテ戰ニ出ツルノ已ムヲ得サルニ至ラシメタル者ニ外ラズ。故ニ世界各國ハ今日支那ニ對シテハ。凡テ領土保全ノ惟一政策ニ出テサルヲ得ス。若シ之レニ反セバ則チ均勢問題之ガ爲メニ決裂セン。然レバ則チコノ傀儡ト爲シ易キ滿洲政府アルガ爲メニ時々均勢破裂ノ虞アルモノニシテ世

界ノ平和ノ爲メニ計ラハ固ヨリ支那ヲシテ革新獨立セシムルヲ利ト爲ス。而シテ日本ノ爲メ之ヲ計ルモ日本ハ既ニ支那侵畧政策ノ非ヲ知リ之ガ爲メ日英同盟ヲ締結シテ專ラ之ガ保証ヲ爲シツヽアリ。而シテ日露大戰爭ハ半バ露國ノ侵掠ヲ防グガ爲ニ起リタリトセバ滿洲政府ニシテ長ク存シ時ニ外國ノ傀儡トナルアラバ。則チ各國ノ衝突必ズ起リ。日露兩國ノ國交ノ如キ尤モ大決裂ヲ生ジ易シ。コレ利ト爲ナス耶抑モ不利トナス耶。且ツ日本ハ英國ノ同盟ヲ得テ乃チ能ク露ト戰ヲ之ニ勝テリ。然ラハ則チ支那ヲシテ振興セシメ能ク東亞ニ於テ日本ト聯絡セシメバ其日本益スルモノハ豈更ニ大ナラズヤ。日本ハ支那ト同種同文ノ誼アリトハ日本ノ人士ノ熱道スル所支那民族ニシテ復興セバ必ズ能ク日本ト親睦セン然レ雖モ滿洲民族ニ至ツテハ本來日本ト種文共ニ同シカラズ。其外交政策又夙ニ日ヲ擯シテ露ニ親ム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佛聯合軍北京ニ入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日本ノ遼東ヲ還付セル皆ナ露國ガ間ニ居テ滿洲朝廷ノ爲メニ功有リトセラル故ニ日本ハ露國ニ勝テ以來自カラ支那ニ大造アリト謂フモ滿洲政府ハ終ニ露ヲ舍テ、日ニ親マズ。然ラハ則チ至愚者ニアラサル限リハ誰ガ肯テコノ異族親ミ難キノ政府ノ爲メシ之ヲ助ケテ同文同種ノ民族ヲ貶抑セン耶。大隈重信氏前年日淸談判之際東邦協會ニ於テ演說シ曰ク支那政府專ラ苟且姑息ヲ以テ治ヲ爲シタダ革命ノ起ラザルヲ企望シ。地ヲ割リテ他國ニ與ヘ以テ社稷ヲ保ツ。常ニ列國ノ衝突及ビ其嫉妬心ヲ利用シテ毫モ信義無シ。故ニ日英同盟アリテ支那

第拾壹號

ノ保全開放ト列國ノ機會相等主義ヲ實行スト雖モ然カモ戰國流ノ外交ハ内部ノ變動ヲ惹起スベシトコノ言ハ實ニ肯綮ニ中ルト謂フベシ。故ニ余ハ日本ニ於テモ甚タ無識ノ人ニ非ズンバ必シモ支那ノ革命ヲ沮マザルヲ信スル也

或ハ又謂ハン支那革命ノ事起レバ則チ留學界必ズ其影響ヲ受ケン故ニ日本ノ輿論激シク反對ヲ示サヽル能ハズト。コレ尤モ笑フ可キ不通ノ論也夫レ支那革命黨ハ支那日本兩國ノ國民的聯合ヲ主張スル者也。即チ他日革命功成ルニ至ラバ其交通ノ利益實ニ計量ノ外ニアリ。日本中至愚之人ト雖亦必ズコノ一時ノ學界ノ變動ノ爲メニ憂慮ス過ギニ非ズ。且ツ學界ノ變動ニ關シテハ正ニ支那人ノ心理ヲ知ラサル可ラズ。則チ前年文部省令ノ頒布セラルヽ時ニ留學界群議紛紛遂ニ退學歸國スルモノアルニ至レル所以モノハ。此令ヲ以テ滿洲政府ガ意ヲ日本ニ授ケテ而シテ學生ヲ束縛スルガ爲メナリト誤認シタルガ爲メニシテ。其後深ク其事ノ專ラ學界ノ問題ニ關シ滿洲政府ト相渉ル無キヲ知レルモノ乃チ維持留學界同志會ヲ爲リ意見書ヲ發表シ徐々解釋ヲ爲シ余モ亦與ツテ勞スン所アリ。一ケ月ニシテ衆志始メテ釋然タルヲ得タリ之ヲ以テ見ルモ。カノ曲筆ヲ以テ革命黨ヲ貶抑シ或ハ危詞ヲ以テ輿論ヲ亂ル者上ハ之ニ藉テ以テ交好ヲ滿洲政府ニ適スベク而シテ下ハ以テ留學界ノ變動ヲ免ル可シト爲スモ是レ誠ニ與言ナル足ラサル也。予ハ反覆此問題ヲ思シ其實際ハ以上種々ノ如キヲ覺フ。夫レ新聞紙ハ一國輿論ノ母ニシテ則チ未タ

深ク其ノ是非利害ニ准リテ直言スル能ハサルモ。亦當ニ斟酌愼重シテ敢ヘテ輕ク筆ヲ下スベキニ非ラズ。貴紙ノ如キハ恐クハ將ニ支那國民ノ感情ヲ害シ而シテ文明國新聞界ノ羞ヲ貽サン。故ニ敢ヘテ進言シテ隱サズ惟ダ足下之ヲ裁セヨ。傳ニ曰ク惟善人能受盡言ト予乞ニ以テ貴紙ノ後日ニ觀ル

漢文

國民新聞記者足下閱貴報一月九日報「支那革命黨」題文。要不可謂非有心者。雖然何論議之謬也。就貴報所言。知貴報記者未嘗讀支那近代之歷史。未嘗知支那民族之關係。且未嘗知支那民黨之眞相。而貿貿然試其批評。放言無擇。僕誠不能不驚服貴報之愚且悍也。僕支那之革命黨員也。故關於支那革命之問題。啓貴報之蒙惑正貴報之謬誤。自信爲有是義務與其權利。請爲貴報言之。

夫人民爲國家之要素。有兩不能調和感情之民族。同處於一國之內。而少數惡劣之民族。又專踞於多數文明民族之上。施其階級專制之政治而壓制之。有國如是。未有可言因治改良者。此支那革命黨所以苦心焦慮而認定傾覆滿洲朝廷爲改

第拾壹號

革之妙案也披覽支那三百年來之歷史當知支那民族與滿洲民族之眞相支那民族惟不甘爲滿洲所壓制故屢起强大之反抗力而多數臣民不肯爲滿洲盡忠滿洲民族惟不能吸收或同化於支那民族乃專以威壓箝制爲政策故其利害常相反而致不能一日擧革新之善政此兩民族衝突之點或隱或顯彌漫而不可掩其迹故支那革命黨之排滿者非僅抱持單簡之復仇主義實兼懷政治之思想也滿洲人之入支那其屠戮之數以百萬計嘉定屠城之篇揚州十日之記野蠻殘忍支那人民至今猶有餘痛三尺童子亦知滿人之爲其仇讐夙昔之支那民黨之激烈者遂有撲滅殲盡滿洲民族以爲復仇之擧之主義然今之革命黨則稍異於是但以倒彼異族專制政府而復我漢族政權爲主雖爲滿洲人民其不抵抗我者即不必以之爲敵滿洲政府既倒以後則支那民族當平視滿洲之民族而必不更爲殺戮報仇之事此則爲革命黨之眞相苟欲有所論列於支那內事者不可不知其大概今觀貴報之述革命黨也但曰「頻リニ滿洲政府及ヒ滿洲人ヲ敵視シ」「先ヅ北京朝廷ヲ倒シ併セテ滿洲人ヲ追ヒ拂ハントスル」而已貴報殆未知支

那民族之關係及支那民黨之眞相而所知者不過爾爾也。

貴報曰「今日ニ於テ滿人ト漢人トハ均シク支那人ニシテ世界之眼中ニ於テハ何等ノ區別ナシ要スルニ滿人ハ漢人ニ比シテ其分量ニ於テハ或ハ十分之一ニモ足ラサル可シ。サレド滿洲分子ハ支那ニ於テハ有力ナル分子ナリ之ヲ排斥シテ如何ナル利益ヲ博ス可キ乎唯タ自カラ貫目ヲ損スルニ過ギサル可シ」此言何紕繆可笑至是也夫漢人滿人今雖同爲支那人而其界別彰明非特漢人三尺童子能知之即滿人三尺童子亦能知之其知之而懷之不能忘漢人滿人彼此皆然也惟其如是故民族之關係直接爲政治之關係也今謂於世界眼中無何等區別然則支那民族將舍其切身當前之痛癢而外求之局外一般之觀察耶譬如有盜入踞人家擊殺主人而奴蓄其子弟久之不改其鄰或視之以爲一家無何等之區別而此家之子弟亦曰外人視我無何等之區別我無妨戢々馴伏仰仇之氣息也天下寗有是理耶方今歐美各國其誠留意於支那之內事者恒知支那民族之關係及漢滿人之區別僕亦不暇縷引爲徵但以貴報未嘗

讀支那近世之史輒已放筆爲文則不足語於世界之觀察明矣更問貴報記者生於日本今日者日本之國是亦云定矣然非有尊王覆幕之諸義士則日本安有今日非有實行尊王覆幕之義擧者日本亦安有今日而就前此論之則世界之觀日本者何嘗有王室幕府之區別於其眼中耶使貴報之言而倡行於曩日則幕府可不覆而日本之國是至今日猶未定也如貴報言則凡一國之政治改革一視外人之觀察爲標準而自國隨之轉移僕以爲世之驚外者莫貴報若也貴報以滿洲人爲支那有力之分子排斥之無利而有損僕欲知貴報所謂有力者何指其謂有能力耶則滿洲民族其文明遠遜於漢人倘以爲必得滿洲人爲治於上然後可以發展其能力以臨制支那此則眞支那四萬萬人所同聲反對者也其謂有勢力耶則此爲之傳其羽翼者正吾漢人所欲翦而去之者也彼弄其權力以專制不平而曰爲有力分子不敢排斥此眞奴隸之言也且爲是言者又未嘗知政治之學者也凡一國中權力之支配偏其不平者而致之於平則不特無所損朒而寧有加也即如貴族政體之國其民族有力分子也君主專制政體之國其君主有力分子也倘謂

有力分子爲不可排則自古以來貴族政體與君主專制政體永流存於各國而莫可改也又以日本之事言之則幕府之在曩日豈非貴報所謂有力分子耶而覆幕之後其爲損益於日本如何哉以僕比而論之則幕府於日本曩日較滿洲人於支那猶爲有政治之能力然以圖一國政治之大本故尚不得不排斥之而況於政治能力倍劣於支那民族之滿洲分子也推貴報之意當疑爲支那革命黨惟主張殲殺滿人滿人悉在而漢人獨存故曰自損其貫目然正由不知支那革命黨眞相之過支那革命黨之目的祇在傾覆滿洲政府而不在仇殺滿人則所謂排斥者但爲不容許專踞此爲治之階級造成不平等之政治而已至於滿洲政府既倒而支那革新創爲共和立憲之國則滿人之有能力者未見其無可發展之路於支那之貫目何損毫末貴報如謂必盡去滿洲分子於支那然後革命成功則大惑矣

貴報又曰「單ニソレ迄ナレバ尚ホ可也滿人トテモ排斥セラレテオメオメト引キ込ムモノニアラサル可シ彼等モ必ラズ多少ノ抵抗ヲ試ミルナル可シ假令彼等ハ少數者ナルモ勢力アル少數者也即チ治者ノ側ニ立ツ少數者

也若シ彼等ガ生死ヲ賭シテ爭フニ於テハ勝敗ノ數未ダ知ルベカラザル也」此言以支那革命爲必盡排斥滿人爲前提。其前提之誤既如上述。故於此無復辨駁之價値。惟志士仁人。扶義而起。既信其目的之出於正。而無所於疑。則成敗利鈍之見。不足以撓之。今以露西亞之國其專制政治組織之完密强固宜非滿洲政府所敢望。然其國之革命志士。犧牲流血。犯難而與之爭者。至今不屈。此支那革命黨所贊歎而呼爲同調者也。雖支那之革命。其情勢不盡同於露國。然苟使無此艱苦卓絕百折不撓之志氣。則安能屢蹶屢起久而益振。不爲彼異族殘賊之政府所殲滅耶。貴報既未審知支那種種之內。相言之不中其實。漫爲危詞。欲消阻革命黨之意氣。多見其不知量也耳。

貴報由此更進其詞曰「故ニ彼ノ革命者ノ運動ハ內亂ヲ意味ス激慘ナル內亂ヲ意味ス萬一成功スルモ自カラ其勢力ヲ削滅スルヲ意味ス而シテ勝ツモ負クルモ到底此レガ爲メニ外國ノ干渉ヲ惹起スルヲ意味ス扨テ愈ヨ外國ノ干渉出デ來リタリトセバ其結果ハ如何ニアルベキ一國對一國ナラバ

支那トテモ萬更ラ引ケヲ取ルコトノミニアラサルベシサレド一國對各國ニ於テハ到底何等ノ成算アルナシアル可キ筈ナシ而シテ其極ハ支那ノ獨立モ領土ノ保全モ全ク一時ノ夢物語トナルニ過ギズ豈ニ憐レム可カラズヤ」此言以爲支那將內革命運動而生內亂。由內亂而召干涉。由干涉而至於瓜分也然革命之生內亂與否及召瓜分與否乃吾人夙所研究至熟者僕之同志某。君曾於『民報雜誌第六號第九號』論之。蓋解決此問題而無復剩義。今爲簡括其要說以告貴報。大抵革命之事業。以建設爲目的。以破壞爲手段。破壞時所生之惡現象謂之內亂其良者謂之撥亂反正。其所以或良或惡一由於建設之目的。二由於破壞之手段。所欲破壞之目的物誠不適宜於社會而所欲建設者反之則其現象有良而無惡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壞者異族鈐制之勢力也專制之淫威也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適於社會者也而其所欲建設者民族的國家也民主立憲政體也國家社會主義也本此建設之目的以欲破壞是其革命當無惡果支那前代累起革命其傾覆政府也用力少而爲時暫其爭爲帝也用力多

而爲時久故革命之生亂作非其手段使然其目的使之然也今支那之革命黨其目的不在帝制自爲則顚覆政府之後革命者必不致相爭爭奪不生則內亂不作至破壞之手段則滿洲政府與其死黨爲最少數而漢人大多數之心理勝之易易外界之激刺又非如佛國十八世紀當時之劇烈即民黨相與之間利害共同調和亦易爲一致之活動而避其軋轢則恐怖時代可不復見此駁革命可生內亂之說也其就國際言之則倘使革命如義和團高揭扶清滅洋之幟則爲自取干涉若夫革國之目的單純在問內問題者則與各國政策無所妨各國之自無藉口倘謂革命軍起轉戰經年商務受其影響各國或爲保商務計發兵平亂則不知於國際法上一國非被急迫直接之危害則不能用干涉之手段於他國至以商務之暫時蒙間接之影響與動兵干涉直接耗損其國民之生命財產二者比較則其利害之間必有所擇而不爲輕妄之舉此駁革命可召瓜分之說也以上爲極簡單之語以解答此重大之問題若欲覽其詳則可就「民報第六第九號」閱之抑貴報記者不能讀支那之歷史即閱此亦可畧知其概而自悔前此失言矣

臨終而更有一言則爲支那革命與日本之關係也凡今世界各國之視線莫不凝注於東亞而支那之存亡尤使日本直接感其利害聞之齊東野人之揣測以謂日本慮支那强則自國不能獨霸寧利用滿洲政府爲傀儡故支那革命日本所忌也僕竊以爲此言謬也使日本政府國民而有遠識者則必不懷此謬見蓋操縱捭闔所謂戰國流之外交者今世惟露西亞樂用之然其得失結果如何當世所共見也姑勿論以人國之闇弱爲利已非人道主義即滿洲政府果爲傀儡易用然用之者必不僅日本一國日露戰爭正惟露以滿洲爲傀儡而迫使日本至不得不出於戰故爲世界各國計今日對於支那已不能不共出於領土保全之一政畫非是則均勢問題爲之決裂而究因有此易爲傀儡之滿洲政府故時時有破裂之虞然則爲世界和平起見固以支那能革新獨立爲有利至專以日本言則日本誠知侵掠支那政策之非故有日英同盟而專爲之保證日露之大戰爭半爲防露國之侵掠然滿洲政府長存時爲外國之傀儡則各國之衝突必起而如日露二國之國交尤易生大決裂其爲利耶抑不利耶且日本得英同盟乃能戰露而勝之使支那振興能

與日本聯袂東亞其爲益豈不更大日本與支那有同種之誼此語爲日本人士所熟道支那民族復興必能與日本親睦至若滿洲民族則本來與日本種文殊異其外交政策又夙擯日而親俄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聯軍之入北京千八百九十五年日本之返遼東地皆以俄爲居間而有功於滿廷故日本勝露以來自謂有大造於支那而滿洲政府終不舍不舍俄而親日然則非至無識者孰肯爲此異族難親政府而助之貶抑同文同種之民族耶大隈重信於前年日清談判之際。於東邦協會演說云。「支那之政府。專以苟且姑息爲治。惟企革命之不起。欲割地事人。以保社稷。謂外交上柔能制剛。利用列國之衝突及其嫉妬心。而無信義。故日英同盟。雖實行支那之保全開放列國之機會均等主義。然戰國派之外交。可惹起內部之變動。」斯言得之故僕信於日本非甚無識之人必不阻支那之革命也或又謂支那革命之事日起。則留學界必受其影響。故日本輿論。不能不微示反對。此尤可笑不通之論。夫支那革命黨之言曰主張支那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則他日革命功成其交通之利益何可量計雖日本中至愚之人亦必不爲此時學界之變動而生

憂慮也。且學界之變動。正可知支那人之心理。如前年文部省令之頒布。至留學界羣議退學歸國。其故即由於誤認此令爲滿洲政府授意於日本。而以此束縛學生者也。其後有深知其事爲專關於學界問題與滿政府無涉者。乃爲維持留學界同志會發表意見書。徐爲解釋。僕亦與有勞焉。凡一個月而衆志始釋然。觀於此則彼曲筆以貶抑革命黨或危詞以亂輿論者。以爲上可藉是通交好於滿洲政府。而下可以免留學界之變動。是誠不足與言也。僕反覆思此問題。覺其眞際如上種種。夫報紙爲一國輿論之母。即不能深惟其是非利害而仗直言。亦常斟酌愼重而不敢輕於下筆。如貴報者恐將害支那國民之感情而貽文明國報界之羞。僕故敢進言不隱。惟貴報裁之。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僕請以觀貴報於後日。

第拾壹號



合資會社東洋社長石川正作選集說明

小學讀本教授用

實物標品

東洋社

六重桐箱入一組貳百種

並製九圓●上製十八圓●荷造費實費

本集凡衣食住各種標品排列精詳說明正確該標品中之模範標品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長宏文學院長嘉納治五郎先生題字
宏文學院教習上野巽先生著

● 學校應急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稅貳錢

● 兵式體操法　附射擊學　漢文　金六十五錢　郵稅六錢

前者於危疾治療後者於兵式體操詳加解說獨具隻眼　留學諸君蓋速購諸

大日本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十二番地　電信略號トオヨ

合資會社 東洋社

弊社營業品總目錄郵券四錢御送付次第進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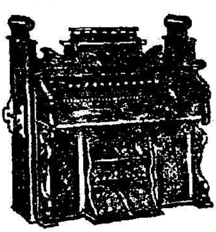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上原六四郎先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山秀吉先生　選定

● 小學手工科標本
定價十六圓　荷造費壹圓

● 小學手工科用具
普通具拾壹圓　荷造費四十五錢
木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五十錢
金工具廿壹圓六十　●荷造費四十五錢
以上壹組五十圓　荷造費壹圓廿錢

● 博物教授用標本
動物標本　五十種拾貳圓乃至貳百五拾種百六拾圓
植物標本　七拾種五圓半乃至千種百七拾圓
礦物標本　●四十八種五圓乃至百五拾種六拾五圓
岩石標本　四拾八種六圓乃至百貳拾五種貳拾七圓
● 教育ニ各種標本模型類 ● 躰操遊戲器械物理化學器械

東洋社風琴



普通形第十四號　製作堅牢　音律正確　價格低廉　裝飾優美

デスク形一號貳拾圓乃至拾號百圓
普通形一號拾七圓乃至拾四號貳百圓

其他一切西洋樂器及附屬品並洋琴手琴風琴之修繕均能應命如須本社樂器目錄惠寄二錢郵券即能運示進呈

中國永昌洋服店

啓者 本店自日本 明治六年開設 在東京市京橋區 入船町四丁目 三番地 三十餘年 專做各種 洋服精製式樣 並無二家本店向來專做 歐美各國 人士之服 兼各學校學生 之服蒙留學 諸君惠顧然恐 未遇知特此奉告 本舖又設支店 在神田區 東明館 對門小川町 十九番地 如蒙照顧者請至本店定期不誤

本店 京橋區入船町四丁目三番地
支店 神田區小川町十九番地

鄧可平謹啓

看看看

最特色之洋服店

貨美價廉 工精線固

本店設立橫濱四十餘年 向爲各邦人士蒙服 裁縫尺度 精準咸符 爲人所稱許者久矣 近睹祖國風雲 同胞袂起俄頃之間 求學於扶桑 殆以一萬有奇日用種種 靡不須之於他邦 往往有不能滿意之處 衣冠裳服 人格判焉 尤關緊要 本店 於此一事 頗爲注意 旣以適意之手工 試實之德性 以見信於西人 特又自薦 於同胞 斷毋令其狹難東體 濶不褻身 務使進退周旋 從容自得 行町步市 不失雅觀爲要 故又設與支店 於東京之神田區 於我國留學生 尤爲優待 無論英美德法各式 靡不預備 即希同胞就近惠臨爲荷

橫濱山下町八十番地
譚發洋服店謹啓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座對門
譚發洋服支店

看！看！看！

光緒三十三年

華洋日記

定價金四拾五錢
郵稅金十錢

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積年成代、一身之歷史、皆自每日記錄起、是日記之爲物、必不可少也、弊堂有鑑於此、去年冬曾刊印華洋合璧日記簿、不旬日而告罄、令更詳加校正、於大册之外、更精製袖珍日記、以便携帶册、中一日一葉、記事欄之外、加以天時。溫度。起睡。訪問。寄信各欄、每葉上下載華日問答會話。卷首卷末、記中國紀元歷代帝王統系表。祭日佳節等、及官衙。學校。地理。物產諸統計表。精益求精、詳又加詳、此本編之特色也、某氏曰「人之一生能將日記册記得完備則其學問品行經歷不問可知」若是言果當、則弊堂售貨獲利少、諸公記者受益多、敢質諸購求諸公、謹白

光緒三十三年

袖珍華洋日記

定價金貳拾五錢
郵稅金四錢

發兌所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　三省堂書店

電話本局七二・一七四九・長三三一六　〒振替貯金口座一一五九七

（經售各處）

漢幟雜誌出現

此報宗旨在光復祖國防護人權喚起黃帝種魂掃除白山韃虜建二十世紀民國還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維持各國公。共。安寧鼓吹漢人實。行。革命爲最大要素現已出版發行所東京神田表神保古今圖書局其餘民報社留學生會館東京各書店及內地各書店均有寄售每部價洋一角六份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土地國有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淸者即行停寄淸算幸爲原諒

民報第拾壹號（日本明治四十年一月三十日再版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二元
半年六冊	一元一角
零售一冊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香港南洋歐美等處加郵費六分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陸圓	四圓
三期	拾六圓	拾圓五角
半年	參拾圓五角	貳拾圓
全年	五拾七圓五角	參拾八圓

廣告取次所

秀光社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麴町九段中坂　田中屋書店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神田小川町　大華譯書局
東明舘對面　古今圖書局

同小川町　啓文書局
同三崎町　譯發洋服店
早稻田鶴卷町　麟圖閣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馬尼拿街　隆記日報
檀香山
新加坡　陳楚楠
檳榔嶼緞羅申街　維新書室
吉隆坡蘚興號　阮英舫
芙蓉　朱穎兒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
日本明治四十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一月廿九日印刷
陰曆一月三十日發行
（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人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秀光社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